

Poetry

新诗百年中国诗歌艺术大展!

交叉小径的花园——在现场。



A Century of Chinese

开幕时间：2017年9月27日下午三点
展期：2017年9月27日—10月16日

总策展人：牧野

学术主持：张仁强 李毓坚

展览执行团队：张刚、王灏、李云枫、世中人、刘不伟、叫兽、海东、张雪迪

艺术总监：原国镛、禹至 展览总监：叶有良、吕宗平 展览统筹：艾迪

主办：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组委会

长城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组委会

协办：《艺述中国》杂志社、亚洲艺术博览会组委会 官方网站：新浪收藏

展场：北京通州宋庄艺术东区巡洋舰艺术空间(北京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ARTIST 艺述中国

ART to WORLD

艺述中国

文化讲述中国，艺术传播世界



ARTIST

Planning topics

2017 9/10

双月刊

专题策划：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在北京举办

参展诗人及艺术家名单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独立诗歌奖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授奖辞及诗歌集



《妖晏》152cmX100cm 布面油画 2011

ART to WORLD

艺术中国

指 导 DIRECTOR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主 办 ORGANIZER

中友国际艺术交流院

SINOPAL INTERNATIONAL ART EXCHANGE INSTITUTE

名誉主编 李小林

Honorary Editor Lin Xiaolin

主 编 王合善

Chief Editor Wang Heshan

出品人 陈建中

Producer Chen Jianzhong

国际媒体顾问 蒋 丰

International Media Consultant Jiang Feng

执行主编 王 灏

Executive Editor Wang Hao

编审 俞晓东

Professor Of Editorship Yu Xiaodong

编辑部主任 严 舸

Editorial Chair Yan Ge

美术指导 李 龙

Visual Director Li Long

审 读 李文秀

Copy Editor Li Wenxiu

责任编辑 陈工布

Executive Editor Chen Gongbu

编辑、记者 蒲 倩 张 良 林 辉 黄 蓉

Executive Editor Pu Qian Zhang Liang Lin Hui Huang rong

出品发行 黄山美术社

学术支持 丁方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刘尚勇 资深艺术市场顾问

马路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

青柳正规 国际美术史论家、文化使者

王璜生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张强 两江学者、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注: 姓名无先后, 排列按首字母拼音顺序)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专题策划

- 006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在北京举办
- 009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简介
- 010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参展诗人及艺术家名单
- 011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独立诗歌奖
- 012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颁奖辞
- 019 诗的命运和你的命运



诗歌集

- 034 阳光中的向日葵
- 037 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
- 039 母语
- 042 避雨的鸟
- 045 相信未来
- 049 帕斯捷尔纳克
- 053 再别康桥
- 057 手推车
- 061 天上的街市
- 063 把水放在唇边
- 065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 067 有来苏水的走廊
- 069 鸽子信
- 071 再问我是谁
- 073 桃花扇
- 075 黄河上的几个著名渡口
- 077 以主观方式看海



卷首语

THE FRONTISPIECE

文化与艺术不仅是沟通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心灵和情感之间的桥梁，也是强化国与国之间理解和信任的纽带。

中国艺术是东亚艺术的策源地，具有独特的视觉体系。中国艺术在与世界艺术的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主体性，在当今世界的艺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艺术作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尤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始终承担着中国与世界进行文化与艺术交流的重任。《艺述中国》杂志将致力于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展示中国艺术独有的魅力和经久不衰的精神内涵。并将世界范围内的优秀艺术思想、作品、工艺带到中国来。

文化和艺术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尽管因其差异会有理解的不同，但本质上都是趋向于美好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们应该包容地对待来自各民族各地域各类型的艺术成果，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维护和发展人类的文明成果，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李小林



艺事

- 079 我的滇西我的村庄
- 081 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 083 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
- 089 摘苹果的日子
- 093 站在山坡上触摸乡愁

诗歌集

- 095 月亮
- 097 古桥初雪
- 099 玛丽娜在深夜写诗
- 105 风中的美人
- 109 流星纪事
- 115 荡漾
- 117 静女
- 119 我宁愿看到的是一堆灰烬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 艺术大展在北京举办

交叉小径的花园——在现场

9月27日，“交叉小径的花园：在现场——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在北京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开幕，近千位诗人、艺术家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开幕式上，诗人、艺术批评家、大展总策展人牧野先生向到场观众介绍了新诗百年大展的策展动机、展会结构和布展理念。著名诗人杨黎、潞潞先生，诗人艺术家原国镭先，艺术家、亚洲艺术博览会主席、艺术家文文武先生，学者、艺术家、画版艺术总监禹至先，巡洋舰美术馆馆长叶有良先后致辞，向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表示祝贺！人文学者、学术主持李毓坚先生作了总结讲话，指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价值意义，提醒当下诗人艺术家以人文主义立场建立新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理想，为时代立言，展示诗人艺术家伟大的人文情怀、勇气和担当，解放思想，再造文化灵魂，引领时代精神。

大展组委会以重新定义当代诗歌（艺术）的精神理念，颁布第二届独立诗歌奖。诗人谭克修获“中国独立诗歌奖特别大奖”，诗人毛子、树才、衣米一、王小龙分获“中国独立诗歌奖”。开幕式前，举办了当代诗歌艺术高峰论坛，就新诗百年诗

歌艺术高峰论坛议题：新文化启蒙、白话文、百年新诗、现代艺术的观看方式；新诗与现代性的关系；西方诗歌及翻译对新诗发展的影响；如何定义当代艺术和当代诗歌等，与会诗人、艺术家、批评家作了充分的交流。论坛由艺术学者禹至先生主持。杨黎、潞潞、老巢、格式、谭克修、曹五木、横、毛子、树才、卢辉、十品、欧学光、原国镭、廖邦铭、李毓坚等作了精彩发言。总策展人牧野提出当代诗歌、当代艺术新的定义，并阐述了定义的理念，旨在推动现代人文风骨、风度的立法建构。

这次大展规模巨大，品质卓越，现场令人震撼。参展诗人艺术家近380余人，诗人肖像、手稿、艺术家以诗创作当代艺术作品等总计800余件。其中近百名艺术家为百年优秀诗人创作了130余幅油画、水墨汉字、装置、笔会、影像等艺术作品。著名艺术家、野草画会创始人、大展学术主持张仁强先生因病未能到场，向大展观场发来贺词，鼓励诗人艺术家不忘自由体新诗创立的初心，敢于伟大，向新诗百年致敬。张仁强先生为大展创作了《陈独秀》、《胡适：轻轻推开雕花窗》、《恋爱中的鲁迅》三幅精品油画力作。

Poetry

新诗百年中国诗歌艺术大展！ 交叉小径的花园——在现场。

A Century of Chinese

开幕时间：2017年9月27日下午三点
展期：2017年9月27日—10月16日

总策展人：牧野

学术主持：张仁强 李毓坚

展览执行团队：张刚、王濛、李云枫、世中人、刘不伟、叫兽、海东、张雪迪
艺术总监：原国镭、禹至 展览总监：叶有良、吕宗平 展览统筹：艾迪

主办：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组委会
长城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组委会

协办：《艺述中国》杂志社、亚洲艺术博览会组委会 官方网站：新浪收藏
展场：北京通州宋庄艺术东区巡洋舰艺术空间(北京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 艺术大展”简介

交叉小径的花园——在现场

2017年9月27日，将迎来中国·宋庄第十届艺术节，诗歌、艺术两界期待已久的盛大会面同步推出，正式拉开《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活动帷幕。

展览副主题：“交叉小径的花园”，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在现场“看到联想中的博尔赫斯想象的诗歌与艺术幽会的话语场所。”

您将看到如下单元。有人说，这是国际双年展的花园架构，大大小小十个板块。是啊，长城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从金山岭长城一路边走边聊，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时间节点。

诗人艺术家究竟有多少不知道，但凡做人做事总讲究个机缘。相信无论诗人还是艺术家，都会猜想诗人创作的画面该以什么方式在宋庄国际艺术区亮相，参展的都是哪些画画的诗人？哪来的勇气？关公门前耍大刀？想歪了吧？！您呐！

艺术家诗画单元。一群优秀艺术家关注百年优秀诗人的诗作，一诗一画创作加持，恐怕全球化都没这个玩法。接下来还有下次，一画一诗，颠倒个秩序，没办法，谁叫自由体新诗才有百年记忆呢！视觉艺术与非视觉艺术的相遇、碰撞、对话、开放、阐释与理解，这才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呢！

汉字艺术新诗手卷单元。又是一群优秀艺术家相中了诗人，冒充古典文人舒展纸上江山的前电影观看传统，在时间中向现代王朝致敬，开出一片空白的法外之地，从书法中越狱！

诗人肖像单元，也有人说这不是中国诗歌的脸。我们称为世纪诗人肖像，差不多三百诗人吧。哇，那么多！够写一部《诗经》、一首词牌《满江红》了！这里提醒一下，我们不是要看谁谁的脸色，好不好看，是看诗人脸上的羞涩，越严重的诗人，羞涩会越来越来多。

诗人手稿单元。哇，又是一大单元！结合诗人肖像，从羞涩到书

写，痕迹学改称为踪迹学。诗人多半是作案高手，动机、时机常应常寂，在词语的大海里捞针，淹不死的都是高手，作案之后，自视轻功了得，总要给捕快留下点蛛丝马迹。

一场宋庄国际艺术盛会，一场诗歌视觉艺术盛典，一场不容错过的诗意盛宴！期待您的光临！

总策展人：牧野

学术主持：张仁强 李毓坚

执行团队：张刚、王灏、李云枫、世中人、刘不伟、叫兽、海东、张雪迪

艺术总监：原国镛、禹至

展览总监：叶有良、吕宗平

展览统筹：艾迪

主 办：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组委会

长城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组委会

协 办：《艺述中国》、《诗潮》、亚洲艺术博览会组委会

官方网站：新浪收藏

开幕时间：2017年9月27日 15:00

展 期：2017年9月27日—10月16日

展 场：北京通州宋庄艺术东区巡洋舰美术馆（北京国际文化交流艺术中心）

媒体支持：艺述中国、新华社、中国新闻网、光明日报、雅昌艺术网、卓克艺术网、艺术国际、中国观网、作家网、北京文艺网、艺美中国网、凤凰新闻、搜狐新闻、网易新闻、腾讯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半亩方塘、艺次元……（百家媒体）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 艺术大展”

参展诗人及艺术家名单

诗人：

阿翔、阿齐、阿琪阿钰、爱若、安琪、安石榴、黯黯、巴文艳、白鸦、北岛、北塔、北魏、冰释之、病夫、不识北、沧桑、楚雨、曹五木、曹野峰、草树、长篙、车前子、沉沙、陈先发、陈衍强、陈鱼、池凌云、春树、春野、纯玻璃、从容、丛小桦、崔宝珠、大解、大凯、大卫、大头鸭鸭、刀、董晓静、窦凤晓、多多、而戈、法清、凡斯、非亚、冯晏、符马活、格式、广子、谷禾、海波、海子、海啸、韩东、韩梅、韩文戈、汉家、何拜伦、何三坡、何小竹、和慧平、黑丰、横、洪烛、侯马、胡茗茗、胡续东、花语、华秋、黄灿然、黄梵、黄怒波、黄沙子、黄旭峰、黄岩、吉木狼格、叫兽、贾廖、简单、江小鱼、金汝平、莱耳、蓝棣之、蓝蓝、蓝野、老巢、老德、老贺、老皮、李不嫁、李飞骏、李九如、李侃、李轻松、李万峰、李亚伟、李云枫、李川、梁小斌、梁晓明、燎原、林茶居、林莽、林雪、刘不伟、刘川、刘洁岷、刘涛、刘以林、髅冢、卢辉、陆华军、路云、潞潞、吕德安、吕露、吕约、弥塞亚(胡查)、马莉、芒克、毛子、孟醒石、莫非、默默、牧野、南人、牛汉、欧阳江河、潘漠子、潘维、潘洗尘、皮旦、七窃生烟、祁国、浅予、秦风、晴朗李寒、泉子、荣荣、三分夜色、三个A、桑克、森子、沙马、邵风华、沈浩波、沈苇、沈亦然、盛兴、师力斌、施玮、十品、石光华、食指、世宾、世中人、树才、竖、水笔、水云烟、宋琳、宋醉发、苏非舒、孙慧峰、孙磊、孙文波、尚仲敏、谭彪、谭克修、汤养宗、唐晋、唐晓渡、唐衣、天乐、屠岸、土家野夫、王艾、王家新、王狼狗、王二狗、王强、王顺健、王小龙、王音、王敖、魏克、温建生、温暖的石头、文康、卧夫、乌蒙、乌青、吴思敬、吴投文、吴又、吴震寰、武靖东、韦锦、西

川、西渡、下午、向以鲜、消除、潇潇、小安、小宽、小力、小蛮、小虚、肖水、谢小青、心地荒凉、徐建宏、徐江、徐俊国、徐亚奇、许德民、旋覆、严力、颜艾琳、杨碧薇、杨海明、杨键、杨黎、杨克、姚风、叶匡政、伊沙、杨于军、衣米一、玛姬、杨俱旻、殷龙、尹丽川、于坚、于贞志、余怒、余笑忠、余幼幼、宇向、郁雯、郁郁、远村、月峦、原国镭、臧棣、曾德旷、曾纪虎、翟永明、张后、张鹏远、张清华、张三、张曙光、张万新、张维、张小波、张小云、张羞、张义先、赵立春、赵思运、赵志明、中岛、周瑟瑟、周亚平、周占林、朱子庆、朱鹰、祝凤鸣、赵旭如

艺术家：

丛培波、陈海鹏、陈明华、陈亚峰、陈红汗、陈秋池、陈蒙、樊荣、冯开兰、杭法基、黄亮、郭全红、郭志锋、郭春亭、贺勋、韩中人、洪振宇、华继明、康羽、匡雅明、卢凤才、刘宇辰、雷刚、李不酸、李云枫、李恒彪、梁卫平、刘梅子、吕宗平、林剑锋、廖邦铭、刘国义、栗伟正、玲子、李勇、马翎(振)杰、农少华、牛见青、濮列平、孙丰刚、宋广袤、宋军生、沈敬东、苏谢伟、童文玉、王灏、王慧斌、王加诺、王晟芦、王勇、王浩、王轶琼、王晓明、王晓、文文武、吴以强、吴悠、萧煜、薛楠、叶有良、原国镭、禹至、于祖培、于立、袁野豪、杨世膺、杨晓飞、张仁强、张鹏野、张雪迪、张刚、卓晓光、钟若漪、周泰宇、周汉标、庄大康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 艺术大展”

独立诗歌奖

独立诗歌奖提出文本品质的问题，事实上，是向诗歌（艺术）文本提出了干预、引导诗人在自由体诗创立之先在精神维度指向上创造人之生命可能性的要求。也就是在现代人文精神的激励下，重新定义当代汉语诗歌、当代艺术：理解生命，向身体开放；理解人之生存处境，向现实开放；理解人与自然的隐秘关系，向世界开放。

独立诗歌奖作为当代诗歌（艺术）的观众，有权向诗人、艺术家提出“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文本”的人文品质诉求，以期当代诗歌、当代艺术创生当代人文风骨与风度，再造人文激励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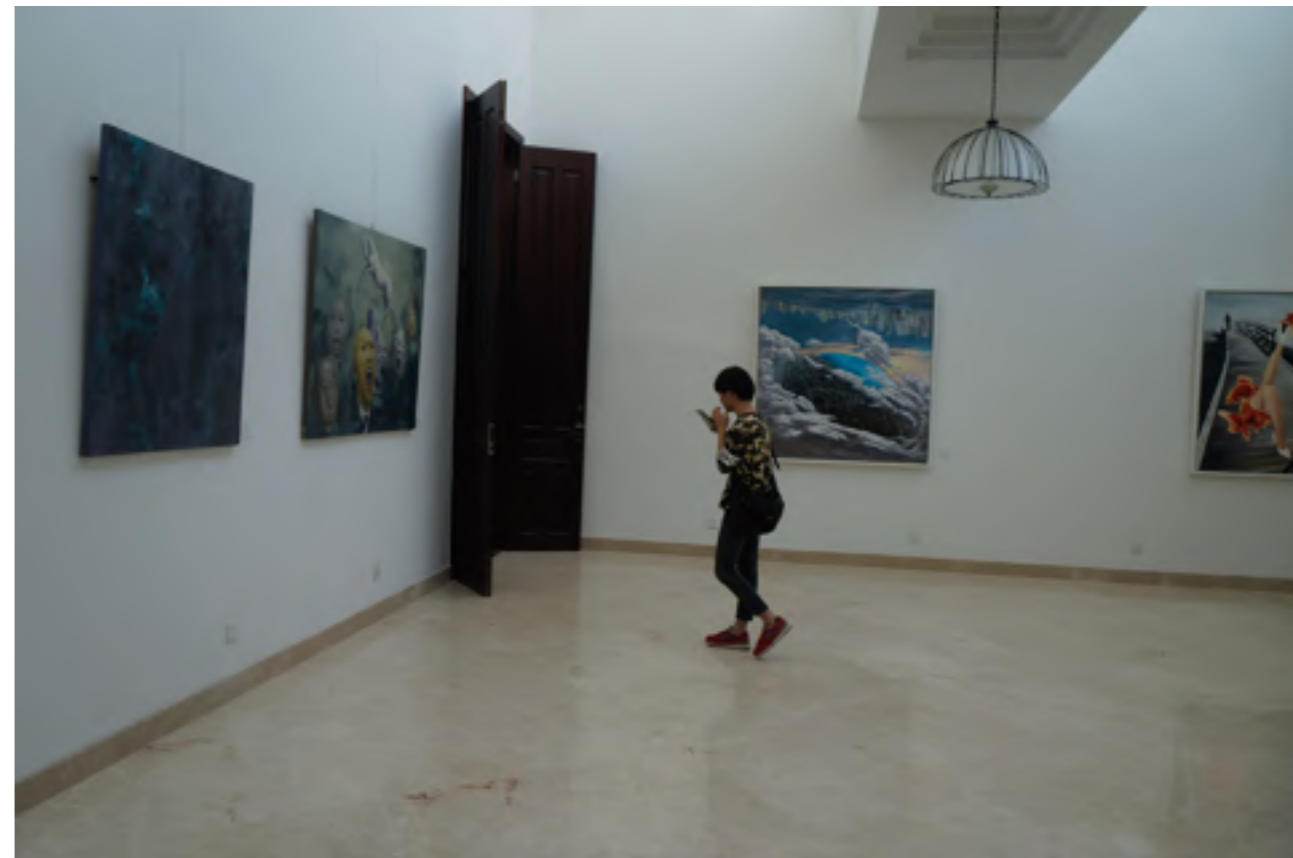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 艺术大展”

授 奖 辞

诗没有本质。我们认为是的诗的那种生命与意义，依然是诗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理解，之于生存之处境，以诗的话语方式穿越而不是跳过现实的真实体验，它是诗的生命与意义之所在。在汉语新诗百年时间节点，我们将独立诗歌奖颁给一位并不依靠西方诗歌经验确立文本品质的诗人，他以日常生活细节为材料，以时代进程为背景，以现代人文关怀为教养，书写了一部超越现实、呈现了人与时代遭遇的重要诗篇《万国城》，

与我们共在的处境互为镜像。这部值得自由体诗引为骄傲的长诗，以诗的平实质地与时代隐秘联系起来，同时自我立法，独立于他之时代，对开启汉语新诗下一百年具有启示作用。藉此，授予他“中国独立诗歌奖特别大奖”！

——致诗人谭克修



诗何为？诗人又何为？在新诗走过百年之际，这一考量和拷问，尤为迫切。诗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永远在人性的定义和作为人的意义的解释行为中抵达人的可能。某种意义上说，诗人毛子大量优秀的诗作，不仅呈现了“黑暗的能见度”，更重要的，面对时间的难处，他看见了人之存在“意义之深渊”，发现了作为独立个体的宿命与出处，说出了“我的乡愁和你们不同”。同样地，他对生命的理解超越了他之时代，并在未完成时中践行着人之为人的生命诗学。藉此，授予他“中国独立诗歌奖”！

——致诗人毛子

诗人作为人的实在在现实的现实世界中，扮演体验者这一角色，以人的生命的开放为诗留下了可以感知的话语文本。事实上，诗人作为独立的人的存在，总是在人的存在意义上成为诗人。以人的心灵直觉感受生存情境，呈现现实的人的精神状况。当诗成为了诗人那一刻开始，人与诗歌精神同构的诗歌教养，从没有服从于任何时代。他是《单独者》，他有敢于愤怒、敢于发声，持守人之情怀、担当的勇气。他的勇气来自生命完整性的可能性的自我建构、完善与自恰。藉此，授予他“中国独立诗歌奖”！

——致诗人树才

实在想象不出她对生命、身体理解的宽度与深度可以达到与日常生活平行的高度。她是位诗人，然后是一位女诗人，她对生命的理解完全做到了向身体开放，向生活处境开放，和向共在的世界开放。她是衣米一，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诗人，她的诗与人，可以作为当代诗歌的定义和蓝本。尽管诗和艺术不可定义，但她和我们仍处在现实与未来关联的处境之中。藉此，授予她“中国独立诗歌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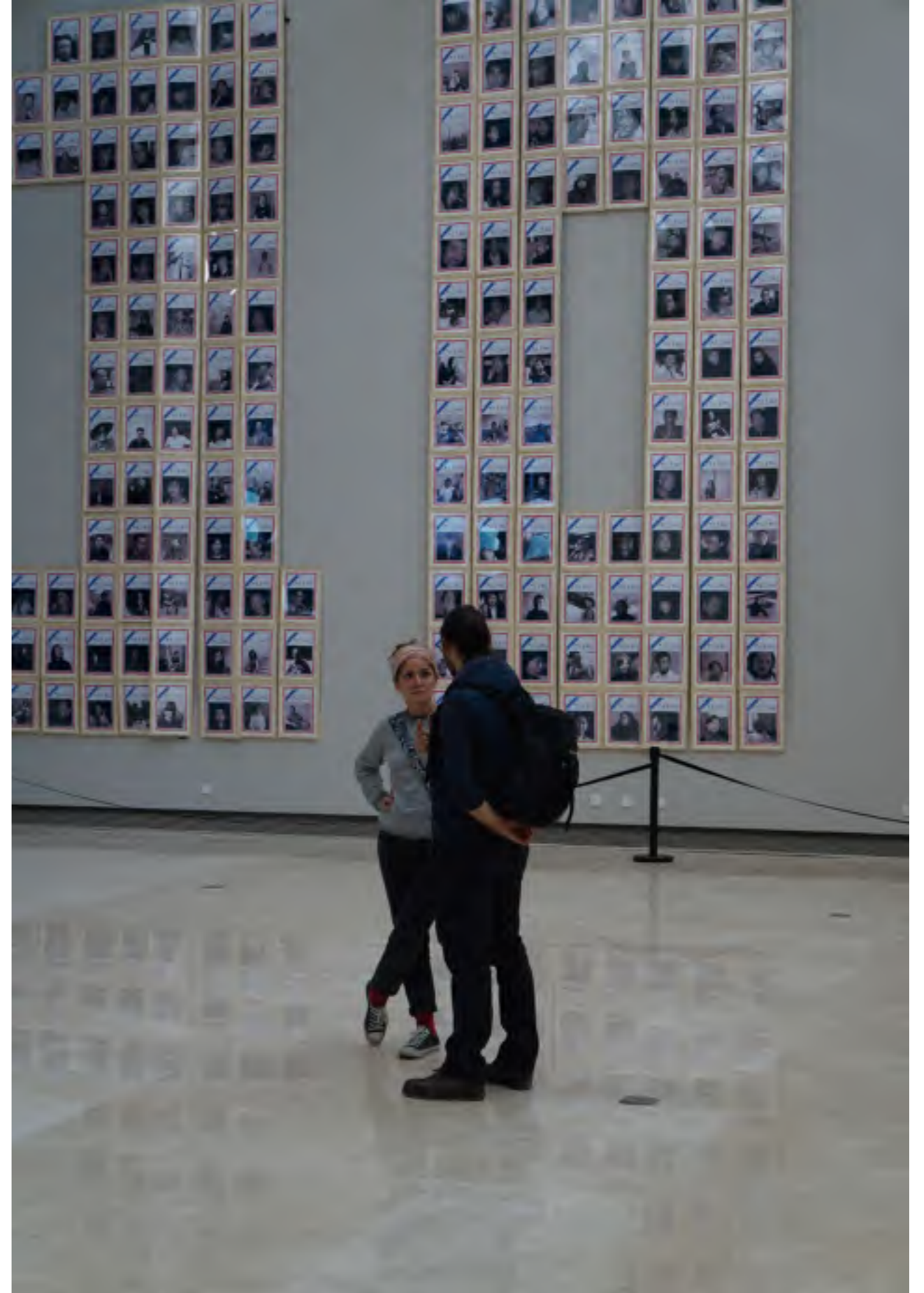
——致诗人衣米一

诗靠近真理，也靠近荒谬，就生命的理解和领会而言，它不是靠近生命，而是生命本身。口语诗在当下，从自由诗创立的先精神指向上，体现了诗的开放性和诗的日常性，也让诗歌不在做作修辞的歧途上越走越窄。口语诗写作，貌似简单，直白，事实上，其难度并不亚于意象修辞的知识分子写作，可以比喻为极简主义高空走钢丝的现场作业。口语诗的出现，让诗歌回到了常识，诗人回到了生活。诗人王小龙是近四十年口语诗写作的源头诗人，尽管他影响了许多诗人，但仍被诗歌界严重省略和遗忘。诗之于王小龙而言，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无论诗人名声还是文本意义，既不高贵，也不卑贱，可以理解为诗等同于一个平凡、平实、平淡、平常之人。他做到了这点，知行合一，多么难得！藉此，授予他“中国独立诗歌奖”！

——致诗人王少龙









诗的命运和你的命运

——谭克修

谭克修 ▶▶▶

1971 年生于湖南隆回古同村。八十年代末开始写诗。2004 年获得“中国年度诗歌奖”，2005 年获得“民间巨匠奖”，2013 年获得“十月诗歌奖”，2016 年获得“首届昌耀诗歌奖”，2017 年获得“独立诗歌奖”。谭克修是地方主义诗学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也是城市诗学的研究者和践行者。现居长沙。

我用南方口音一发声，估计你们就会笑，这个外地人，已经很多年来使用自己的首都了。是的，都说这里水很深，怕被淹。这次克服怯懦，从千里之外来领这个奖，说明我在乎这个奖，想用它来证明点什么。它能证明点什么呢？无非是我的独立精神可疑。真正有独立精神的诗人，不会在乎自己是否得到奖项的加冕。看来，这奖项的名字本身就是陷阱，会让接受它加冕的任何诗人，难以心安理得。好在它有个优势，评选结果是主办方独自决定的。缺乏复杂评选程序的文学奖项，反而会让获奖者更为坦然，也算是中国特色吧。我是先从这个方向理解奖项的独立性，以鼓励自己的。由于奖项名字的特殊意义，而且赶在新诗百年这么个时间节点，当代诗歌艺术大展现场，无论谁在这里说的话，好像自带了某种使命感。奖项设立者牧野对我说，希望我能按诺贝尔文学奖标准来发表获奖演说。他应该是提醒我，拿出点娱乐精神，自嗨一个高潮，也是允许的。

知情人会说，看我平常发言，狂放不羁的，谁相信你会怯懦？希望用心读过我诗的朋友作证，作为诗人时，我确实有怯懦的样子。从诗里出来，作为一个阅读者表达意见时，才会变成另一个我。那个我不如别人稳重，常口无遮拦，让人烦。也有人表扬我说话客观。但我不过说出了小部分真实意见而已，大部分意见，和各位一样，也不愿意说出来。其实，正面赞美同行，只要那赞歌是由衷唱出，也大致在调上，同样有其客观性。而某些负面批评，未必就不是偏见。严格说来，真正做到客观批评诗歌并无可能，因为诗本身不存在某个稳定的客观形象。同一首诗，每只倾听的耳朵构造不一样，听到的声音也会不一样。诗的形象，是所有耳朵听到的声音形成的混响效果。每个人的转述都会形成对原诗的反叛。但诗的价值，常在离开创作者设定的本来形象的阐述中，得以不断提升。有的诗，正是在被各种误读的时候，诗意盎然。所谓诗无达诂，诗不存在定评一说。



但好的评论，可以不断开掘诗的深度。对一首好诗而言，评论者的深度，才是诗的深度。这正是诗歌批评家这种专业读者的价值所在。但这种价值，需要更多人愿意把读诗的真实感受说出来，才能得到体现。我只是偶尔客串一下评论的诗人，希望那只言片语，能抛砖引玉，引出一个可以大致用实话交流诗歌的常态氛围，引出更多批评家对当代诗发出有专业高度和职业精神的独立声音出来。

回到诗歌里，我为何会显出怯懦的一面？按世俗标准来看，我不算生活上的失败者，若用自己的尺子量，大约是失意者，游手好闲者。游手好闲者角色原型，是本雅明在波德莱尔身上找到的。波德莱尔遇到了巴黎一段最为混乱和破败的岁月，叠加个人命运的变故，诗里充满愤世嫉俗和反抗精神。但今天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还不断给生活制造新奇体验，为何也没让我狂喜？我几年前已做出选择，以后的主要工作是做一个诗人，不再把个人理想和光辉的城市理想捆绑在一起，不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或投资人。但随着诗歌的生存环境整体恶化，当代诗在文化市场的地位已低入尘埃，诗人不再是先知、智者或文化英雄，只是一些不合群者，失意者，脆弱者，且多少有点神经质。所以，一些诗人很怀念古代，诗歌在世俗社会的崇高地位，使李白能狂放地仰天大笑出门去。当代诗已无这种可能。诗歌曾经拥有的那种激越、高昂的音调已失去了天然土壤，变得越来越低沉。一个当代诗人，即便是世

俗社会的成功者，进入写作状态时，也要将志得意满抛到门外，匍匐身子，安静下来，才能在嘈杂中倾听诗歌低沉的敲门声。这些年，若说我在写作上越来越有信心，这信心也是通过放低姿态找到的。诗人在现实面前不再是自负者。我坦然接受了这个时代给诗人安排的集体命运，我辈本是蓬高人。“我希望高过云层的飞机 / 不被你们炮弹一样的理想击毁 / 能安全落下，让我疲倦地回家 / 平静地接受小区停电 / 必须爬上九楼的命运”（见拙诗《地心引力》）。未来的本雅明，可能依然会把当代诗人的形象，和拾荒者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们依然是在不同的废墟里寻找有残存价值的东西。

在这样的时代，为何非要去写诗求虐？我说过，是写作能带来的快感无与伦比。应该说，还有个答案——我相信自己的加入，可以维护当代汉语诗歌的尊严。这个以前不好意思说出，但随着这些年对当代诗的持续观察、研究，和自己写作的实践，我对自己的判断越来越有信心。从源头来看，一个诗人的写作，终究是其生命受到的压力的反应。内在的或外在的，语言的或现实的压力，最终会成为塑造诗歌形象的手。诗歌的想象力，语言的爆发力，都靠那无形的压力，按压遥控器发出指令。过去三十年，当代诗一直在强化对日常生活的关照。应该说，正是诗人们用普通的日常经验，代替过去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上的高蹈之舞，在技术上不再迷恋俗套的浪漫色彩和矫饰，着力于如何更具体地协调生命、语言、现实之关系等技术性问题，

使诗歌获得了它最为需要的历史意识与当代性，让百年新诗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品质。但回过头看，太多诗人并未领会其中奥义，表现出明显的矫枉过正毛病，写作变成了对现实生活的简单还原。当代诗人不能依赖常人推测的那样，靠生活的浪漫多姿，溢出浪漫多姿的诗，但将生活的无趣和庸常简单记录下来，也只会变成无趣和庸常的诗。当代诗需要有在生活的庸常中看到荒诞，在生活的无趣中挖掘诗意的能力。正因为生活无趣，才激发诗人用写作来给无趣生活带来刺激和惊险。诗人被一地鸡毛的生活所困，使得失意者的悲伤，不满者的嘲讽，酒鬼的牢骚，人渣的愤怒，成为诗歌的常见声音。我们不再像古代诗人那样云中漫步，学会了戴着镣铐跳舞，但是对每一个当代诗人而言，诗的命运，固然起源于你的命运，你却不能把诗的命运掐死在你的命运里。

诗的命运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原创性和完成度。诗人的写作要成立，首先要有原创性。但在高谈诗歌的原创性时，最好谨慎一点。你写的第一首诗和发出的第一声啼哭，都可算是原创。问题在于，在什么层次上体现出你的原创性。要说清楚作品的原创性价值几何，得先对别人写的东西大致有数。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艾略特要求诗人具有达到荒谬程度的大量知识，不能说很过分。不能因为有人在诗歌写作中，耽于卖弄知识，就夸大知识给写作带来的风险，甚至认为诗歌写作和知识没什么关系，以无知而自豪。马利坦说过，诗性直觉不能通过运用和训练得手，取决于灵魂某种天生的自由和想象力，但傻瓜才会用来为自己的无知无畏行为辩护。在无知中写作，最大的风险是，让写作者在别人的巨大阴影下还不自知，以为自己不值一提的写作多么先锋，玩着别人玩腻了的游戏，还觉得多么原创。我相信，最好的诗人，会在拥有知识理性而写作时懂得不被知识蒙蔽的诗人中诞生。他拥有的知识，有助于他找到方向，让他从越来越多的大诗人留下的越来越窄的缝隙间前行，不至于被挡在缪斯女神门外。而写作时，他又懂得摆脱知识理性的桎梏，倾听灵魂的颤栗，静待语言和诗意的冲动性表演。如此，他的诗，才能抓住他的存在，也抓住语言的存在。也可以说他的诗创造他的存在，也创造语言的存在，变成一个新的存在。这样的诗，才有原创性价值可谈。

谈论诗歌的完成度，要更为复杂。不设定条件，线索会往四面八方发散，无从谈起。今天把时间定在新诗百年节点，可把新诗的当代性当主要线索谈谈。当代汉语诗歌，在诗歌美学的当代性改造方面，如对生命本体意识、语言本体意识的关照，对形式的理解，在诗性意义的生成方式上，都颇有心得。在处理诗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对存在的探索，当代诗也显示出了很强的能力。问题出在诗人对现实世界本身的认识上，出现了系统性偏差。虽然说，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每个人的现实命运相关，但真要做到对个人命运的深刻理解，却需要大致看清整个时代的面容。这究竟是个怎样的时代？它一直是一头兀自行

走的大象，并没有谁真正见过这头大象的样子。每个人都是瞎子，自顾自地摸索着，各自表达着自己摸到的大象的样子。所以，从总体上借助城市学家现成的认识是必要的：21世纪是属于城市的世纪。这说法带有修辞性，但是事实。除了有急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数据支撑，城市的发展也到了新阶段，随着得到工具理性改造的人类能力的加强，城市扩张和自我修复能力也越来越强。这么说，不是要诗人调高嗓门为城市唱赞歌。况且，城市如何进化，都会问题丛生。如新技术在大都市的高度集中和繁荣，也可能把市民往非人性化的方向驱赶，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带来新的伦理问题。但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提醒诗人，城市时代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当社会已从农业时代向城市时代转型，而诗人们似乎普遍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的深刻性，诗歌明显跟不上时代（非流行符号意义上的）的整体节奏。新世纪的汉语诗歌景观，依然在以农业意象为主要构图元素。这种系统性偏差，直接影响到当代诗追问人类存在的线索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存在的意义也被悬置起来，这从核心精神上制约着当代汉语诗歌的现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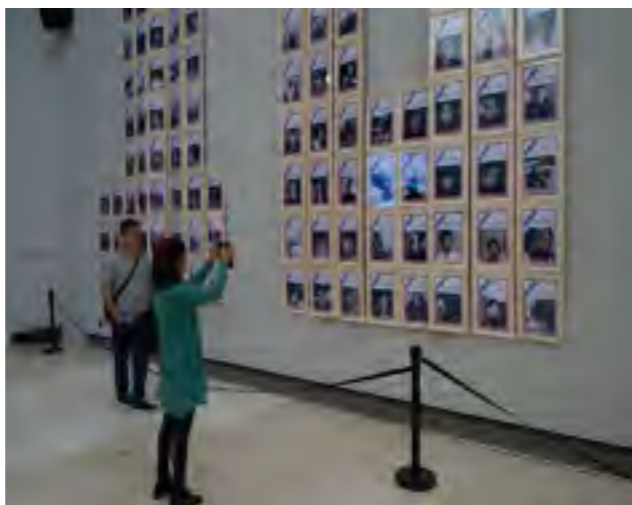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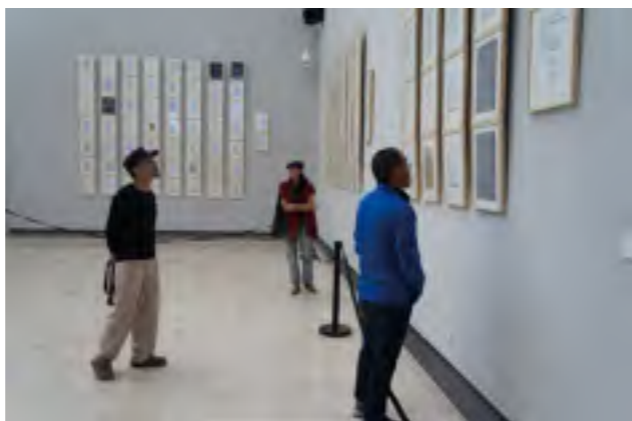
对生活在城里的多数诗人来说，城市不只是新鲜的写作题材，而要用来收纳他全部的生活。他几乎已经与城市结为命运共同体。那么，我对他写作的关注，首先不在于诗歌的形式，及其与当代诗歌整体语境的相关度问题，而在于他怎么认识城市，他是否将身体从广阔的乡野转身，放进城市这个盛满他生活的器皿。他若已经在认真面对城市这头“怪兽”了，对城市空间也会有深切领会，会用较为成熟的心态看待城市，至少不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反抗，或80年代上海城市诗派青年们表现出的新鲜感吧？如果他转身之后，依然对城市充满厌恶和憎恨，情绪真实而又无法逃避，诗歌如何表现都是合法的，这已和心态成熟与否无关。我们还在把城市诗，作为一个新鲜话题来谈，被人们从题材角度，用来与古代的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来类比，显见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城市诗会超越题材内容，从根本上动摇汉语诗歌的传统审美机制，而且会摸索到生命源头、灵魂深处去影响诗性经验的成色。当某一天，城市化水平到达某个峰值，像某些西方大城市一样，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人们不再是节假日驱车到城乡结合部的农家乐，或某油菜花田里，用一种城里人居高临下的消费心理，表达对农村的感情、对自然的眷恋，而是确实已厌倦城市生活，更向往环境得以改善的郊区、小城镇或农村，那么，诗歌里出现大面积的怀乡病，会显得比较正常。

在我大谈城市诗时，上海大学许道军教授发出过疑问：你近年强调“差异”与“个性”的“地方性写作”，与正在趋同的城市面貌、城市生活似乎相矛盾？地方性诗学强调要从“这里”出发，在写作之前建立精确的时空坐标系，地方主义诗人像钉子一样，深深钉进特定的时空坐标系里，注入自己的生命体验，有可能把日渐趋同的城市空间，变得迥异于它出现在照片里的公共空

间形态，成为带有诗性意义的场所。这城市公共空间，将成为诗人自己的世界，让他找到归宿感、安全感，以把自己安顿下来，有了特殊的场所精神。同时，这场所精神，也安顿了另外一些找不到灵魂归宿的同道。所以，即便诗人与其他市民一样生活，坐同样的地铁、公交，过同样的街道，呼吸同样的广告，但他们见到的却是不同的城市。可以说，城市空间再如何趋同，由于有了地方主义诗人对具体环境的场所精神的发掘，对人和城市的关系的深刻理解，用“个我方言”探测到城市的本质和存在的线索，就有机会把同质化的城市空间，变成多样化、复杂化、异质化的谜一样的空间，把碎片化的空间重新缝合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至此，我们才能发觉，人的本质、诗的本质和城市的本质，实际上处于某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复杂关系中，它们相互遮蔽，又相互敞开。这几年，我一直在写一本名为《万国城》的诗集，也是希望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落到写作实践中来。至于其未来命运如何，我说了不算数，让时间去摇骰子吧。

9月11日下午，主办方通知我，说要颁发“独立诗歌奖”给我。我当时虎躯一震，但随即有些不安，在朋友圈有感而发了几句话“不要随便对诗歌奖的设立唱赞歌，所有奖项，只有颁给那些重要性被低估的诗人，才有建设性价值。颁给已经被高估的诗人，其实是在对当代诗搞破坏。”我虽然表明是用来自勉的，还是被认为在含沙射影谁。我无意对获奖者发什么牢骚，何况自己也没有清高地拒绝过奖项。我倒是就批评家对当代诗歌的批评能力问题发过牢骚。后来想，也没什么意思。一个诗人，诗歌若真写到了某种程度，它可能只属于你自己，和明白你在做什么的少数同行。批评家没有义务，也不可能精力追踪一个拿不准的，还没有被确认为是大诗人的，带有强烈个人气息的写作者。意味着你走得越远，对你诗歌有批评能力的人越少。如果你坚持的是面向下一个百年，甚至更久远的写作，你选择的多半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你可能需要一直把这路子走死，才可望成为你想要的大诗人。到时候，该来的自然会来。即便是百年之后，你带着诗歌一起人间蒸发，又有什么关系。选择诗歌，本来就是选择的一条寂寞之道。这条小道上，在新诗的下一个百年里，若碰巧遇见“独立诗歌奖”这么个气质出众的美人，对你独自前行的背影瞥上一眼，也能聊以慰藉了。

2017.9.27







——
树才

语言与个体生命的相遇

获奖，总要说几句感言。好吧，我就说几句我内心的想法。我怎么理解“独立”一词呢？独，是单独，这个字让我联想到一匹单独的狼，站在不高或高高的山冈上；立，当然是站着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棵树站在大地上的形象。独立，就是无所依傍，靠自己的力，站稳脚跟！这难免给人一种孤单和悲怆的感觉。正是这样的！我相信，做任何艺术都必须有“单独探索”的勇气。勇气之中，包含着一种能力。这样一种独立的精神，是每一个诗人和艺术家都应该拥有的。怎么才能拥有呢？在中国，恐怕只有一途，那就是：准备好付出代价。这一代价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因为诗人的心思一旦倾向于权力和银子，他（她）的“独立”之脚，顿时就会东倒西歪！诗歌不欠任何人什么，一个诗人理应把自己的写作努力理解为“甘心情愿”的（否则你就会抱怨）。诗神期待于诗人的，是诗人妙用语言的天才，是经由诗人的灵魂，让语言和个体生命相遇。所以，必须对自己保持诚实。没有诚实心，精神是出不来的。我今天也要诚实地向大家承认：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曲折语境中，我对“独立精神”的持守和内化，还远远不够！颁给我这个独立诗歌奖，对我的诗艺探索是一种鞭策。以我的温和，感应万物的灵性，以我的坚定，倾听自心的呼吸。谢谢评委会对我的厚爱。谢谢大家！

2017.9.26





我们“依然在野！”

——王少龙

先问候朋友们！我因病缺席，太遗憾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上岁数了，一场感冒好起来都那么困难。这个奖对我实在重要，因为它有“独立”二字，谢谢评审者，谢谢大家。

可能是因为写得比较少，心虚吧，我说过可以留作纪念的诗不足百首，希望有生之年凑个整数。真不是谦虚，攒下来的诗当中确实有一些是留作纪念的，意思就是可能对自己有意义，对读者有什么好处我没把握。

已经过去很久了，我说诗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当时喊着诗是生命是全部的，后来很多都不写了。事实上能以命相搏的人极少，该受人敬仰。我做不到，能做到的就是习惯性地写几行，自己认为过得去就行。谈不上什么坚持，那太身段化。一同行走的

人有的死了，有的疯了，有的玩失踪，想想我还能说诗是生活的一部分，够意思了。

希望诗如其人，像我，踩着河边肮脏的烂泥地，就这么又疲惫又愤慨地走过来。诗不怎么样，但还算诚实，绝不美化和神话自己，别让人读着不知是人是仙。

总之不拿自己当回事，当多大回事就出多大洋相。这世界好诗人像星星一样多，仰脸张望一下就晕，而自己不过是地下哪粒石头子儿。星星画会三十年时出了纪念册，我问为什么是陈丹青序，严力指指书名，《依然在野》，说这四字意思好。

依然在野，好。



此生最想做的就是诗人!

——衣米——

我是湖北人，现居海南三亚。

我们湖北有一个风俗叫“抓周”。小孩子长到一周岁生日的那一天长辈家人就会为他举行生日宴除了呼朋唤友吃喝喝外，一个重要的节目就是拿几样物件摆在小寿星面前让他随意抓拿。

大人们以自己的愿望为愿望，放上书笔钱粮之类，希望孩子选择的人生是顺着读书做官发财耀祖的路线一往无前。现在想来，这风俗看起来很有点自由民主的样子，让小孩子随心所欲选择，实际上已经是经过大人们精心策划，审查删除后的被动选择。

这肯定不是造物主的意思 否则造物主就只准备几样东西好了，何必那么复杂地造一个万事万物共生共存甚至共存亡的世界来。在造物主那里，是有真假善恶美丑之分的，造物主一直在看着我们，

我不知道我父母是否为我举办过“抓周”仪式，估计没有，没听他们提过。我庆幸为此我获得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做一个诗人，比如写诗。

是的，我终于说到了“诗”。这是我今生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前几天我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句话：“此生最想做的就是诗人。已经做成了，此生已足，再无遗憾。”



那么，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诗，是一种黑暗中的寻找和摸索。是一种沉沦中的救赎和治愈。写诗的过程，是一个减轻的过程，自洁的过程。同时，又是个体对这个世界的不妥协，对黑暗的不妥协。

写诗，就是制一粒药丸给自己吃。

我是女性诗人，我有生殖之痛，养育之苦，更有欲之本能，爱之印记。

我是女性诗人，我的身体是艺术的，也是哲学的。是动态的，也是静止的。是丰富的，也是单一的。是肉欲的，也是意志的。是容易被物化的，也是更容易被神化的。

我是诗人，我必须敏锐。冷静。既是日常的，又是当代的。既迷恋世界，又迷恋文字。

我是诗人，我必须不那么容易堕落，不那么容易变成一个我自己厌恶和反对的那种人。

诗承载着我几乎全部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诗是我活着活过的证词。

这就是“诗”对于我的存在意义。

当我发现自己是诗人时，我的独立精神已经确立，内心力量已经生成。这是一个神秘的所在。我因此领受到了个体和人类共有的光芒。

感谢造物主对我们的检验和考验，诗意和诗性就是对怀有赤子之心的人的至高赞美。

感谢《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的策展人牧野先生和评委会给予我殊荣，这次大展的时间节点、命名、以及展览方式，注定了将在我整个人生中是一个重要事件，我尤其珍视这次大展所承载的现代性意识和当代性气质，这将鞭策和鼓舞着我今后的写作。

感谢我的先生蔡蔚，作为艺术家的他，不仅是我生活的伴侣，同时更是我的同道人，是我诗歌创作的坚定的支持者。

祝福诗歌，祝福大家！

——毛子

独立与真诚

第一次来宋庄，来到这个汇聚艺术独立与自由精神的聚散地。能在新诗诞生百年之际，在此获得由当代艺术家设立的与“独立诗歌”相关的奖项，除了荣幸，说实话，我的内心更多的是忐忑和不安。我扪心自问：你配得起“独立”吗？诚实的回答是配不起。因为我也软弱、虚荣、妥协、沉默、依附、麻木，我也是生活的污点证人……而我鼓足勇气接受而不是拒绝这份殊荣，是因为我正行进在独立和怀疑的路上，我视这份荣誉为来自精神共同体的一种鞭策和激励，一种来自同道的提醒和告诫。告诫我在这个无所不能的时代，怎样保持一种“不能的能力”。这种“不能的能力”意味着，面对人性的幽暗和恶，你要“不能”，面对世界的媚俗与平庸，你要“不能”；面对合唱团的众口一词，你要“不能”。只有具备某种“不能”的能力，我们才有能力做得更多，走得更远。

由当代艺术家以多元的维度，通过视觉、影像和声音的形式和诗歌对话，这本身就是新诗百年最鲜活的现场。当我们在这里聚焦新诗百年左突右冲的历程，无论它有怎样的得失，有一点是让我们鼓舞的，它让我们的语言从传统中获得巨大的解放，也从殖民的焦虑中自醒，让汉语诗歌具有了持续向前的推动力，也给汉语诗歌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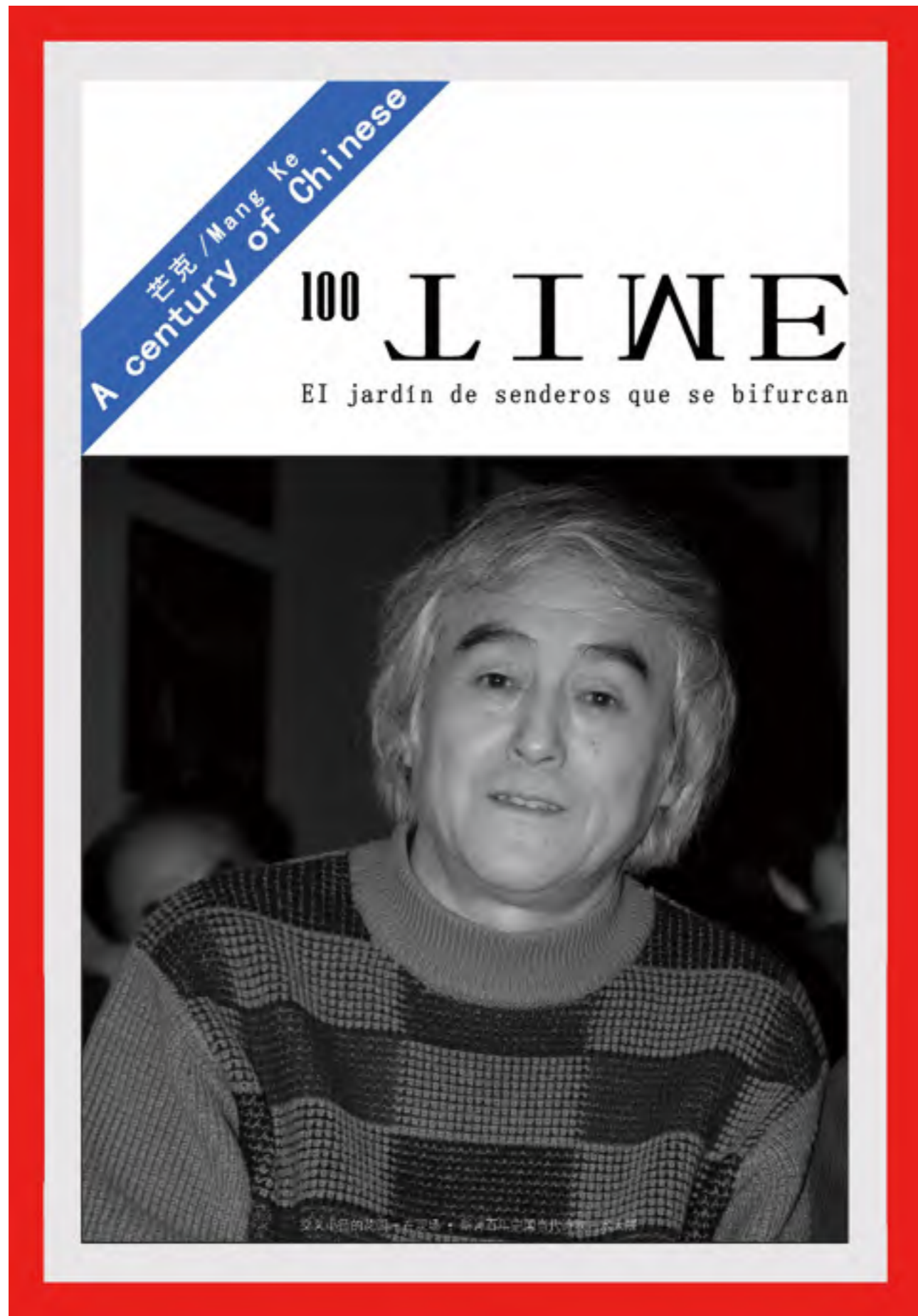
就在我们纪念百年新诗之际，由人类1997年发射的“卡西尼”号探测器，在经过20年的漫长而孤独的宇宙之旅后，冲向土星的大气层而完美地谢幕。从天体物理学家的角度看，“卡西尼”所经过的所有天体都是黑暗的，宇宙本身的空间也是巨大的黑暗带，连“卡西尼”号本身也是不发光的物体。就是在这几近绝望的整体的黑暗中，勇往行进中的“卡西尼”，成为黑暗自身的能见度，成为宇宙中的生命之光。困于局限的人类，能从局限出发勇敢地面对无穷已的未知世界，这本身就是人类的悲壮和伟大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个艺术家，都是一艘“卡西尼”号，都面对的是孤立无援中的孤身前行和探索。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置身的时代如此的复杂和丰富。它的荒诞，它的撕裂，她的贫乏，它的激荡；它每时每刻的触目惊心 and 不可思议，都挑战着我们的经验和认知。身处如此难度、深度和广度的时代，任何戾气的抱怨都是无效的。有效的是我们应当深入时代的现场，和时代的疼痛一起感同身受，怀着爱和善的确信参与和建设它。更重要的是，在深入时代的同时超越这个时代，朝向更大的永恒的存在。

新诗走过了它的一百年，但无愧于百年激荡的伟大诗篇还没有诞生。幸好我们处在一个进行时中，在此，我借用当代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的话，祝福我们的诗歌，祝福我的同道，这句话就是：“想想我们的语言里有它的将来时，这是多么光辉的事业！”

最后，感谢诗歌大展组委会，感谢一年多来，为筹备这次诗歌活动付出巨大心血的艺术家！谢谢你们！





阳光中的向日葵

文 / 芒克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 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你看到它了吗
你看到那棵昂着头
怒视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
它的头几乎已把太阳遮住
它的头即使是在没有太阳的时候
也依然在闪烁着光芒

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应该走近它
你走近它便会发现
它脚下那片泥土
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擦出血来

永恒的恋曲——维纳斯

文 / 严力

她被推下水去
压倒一片成熟的水草
鱼儿如标点符号般惊起
她和她的故事
沉默地睡了几个世纪之后被捞了起来
今天

我久久地坐在进餐的位置反省
很小的食欲在很大的盘子里呻吟
身体中有很多个欲念来自遥远的前世
我清楚地忆起了她
我曾强行挣脱过她的拥抱

她留在我脖子上的那条断臂
今世依然无法接上

回答

文 / 北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 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 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乱世》100×120cm 油画 2017 林剑峰



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

文 / 毛子

我说的是抽屉, 不是保险柜
是河床, 不是河流

是电报大楼, 不是快递公司
是冰川, 不是雪绒花
是逆时针, 不是顺风车
是过期的邮戳, 不是有效的公章……

可一旦说出, 就减轻, 就泄露
说, 是多么轻佻的事啊

介于两难, 我视写作为切割
我把说出的, 重新放入
沉默之中

北岛 / Bei Dao
A century of Chinese

100 LIWE

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



交叉小径的花园 - 在现场 · 新诗百年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

自由

文 / 黄灿然

我看见别人都是用一条绳子牵着狗
出来散步。大狗小狗都跟着主人的脚步
快速地跑动。我的小狗不这样，
我们尝试给她系上狗带，她不是不喜欢，
而是根本不知道怎么走。
我们冬天也学别人那样
尝试给她穿衣服，她也并不是不喜欢，
而是根本不知道怎么走。
总之，
给她任何约束，她就呆立不动。
我了解她，她跟我一样，
温顺、害羞、胆怯，
但顽固地坚持自由。

母语

文 / 梁小斌

我用我们民族的母语写诗
母语中出现土地 森林
和最简单的火
有些字令我感动
但我读不出声
我是一个见过两块大陆
和两种文字相互碰撞的诗人
为了找水
我曾经忘却了我留在沙滩上的
那些图案
母语河流中的扬子鳄
不会拖走它岸边的孩子
如今，我重新指向那些象形文字
我还在沙滩上画出水在潺潺流动
的模样
我不用到另一块大陆去寻找点滴
还有太阳
我是活在我们民族母语中的
一个象形文字
我活着
我写诗

单独者

文 / 树才

这是正午！心灵确认了。
太阳直射进我的心灵。
没有一棵树投下阴影。

我的体内，冥想的烟散尽，
只剩下蓝，佛教的蓝，统一……
把尘世当作天庭照耀。

我在大地的一隅走着，
但比太阳走得要慢，
我总是遇到风……

我走着，我的心灵就产生风，
我的衣襟就产生飘动。
鸟落进树丛。
石头不再拒绝。

因为什么，我成了单独者？

在阳光的温暖中，太阳敞亮着，
像暮年的老人在无言中叙说……
倾听者少。
听到者更少。

石头毕竟不是鸟。
谁能真正生活得快乐而简单？
不是地上的石头，不是天上的太阳……
1994. 达喀尔

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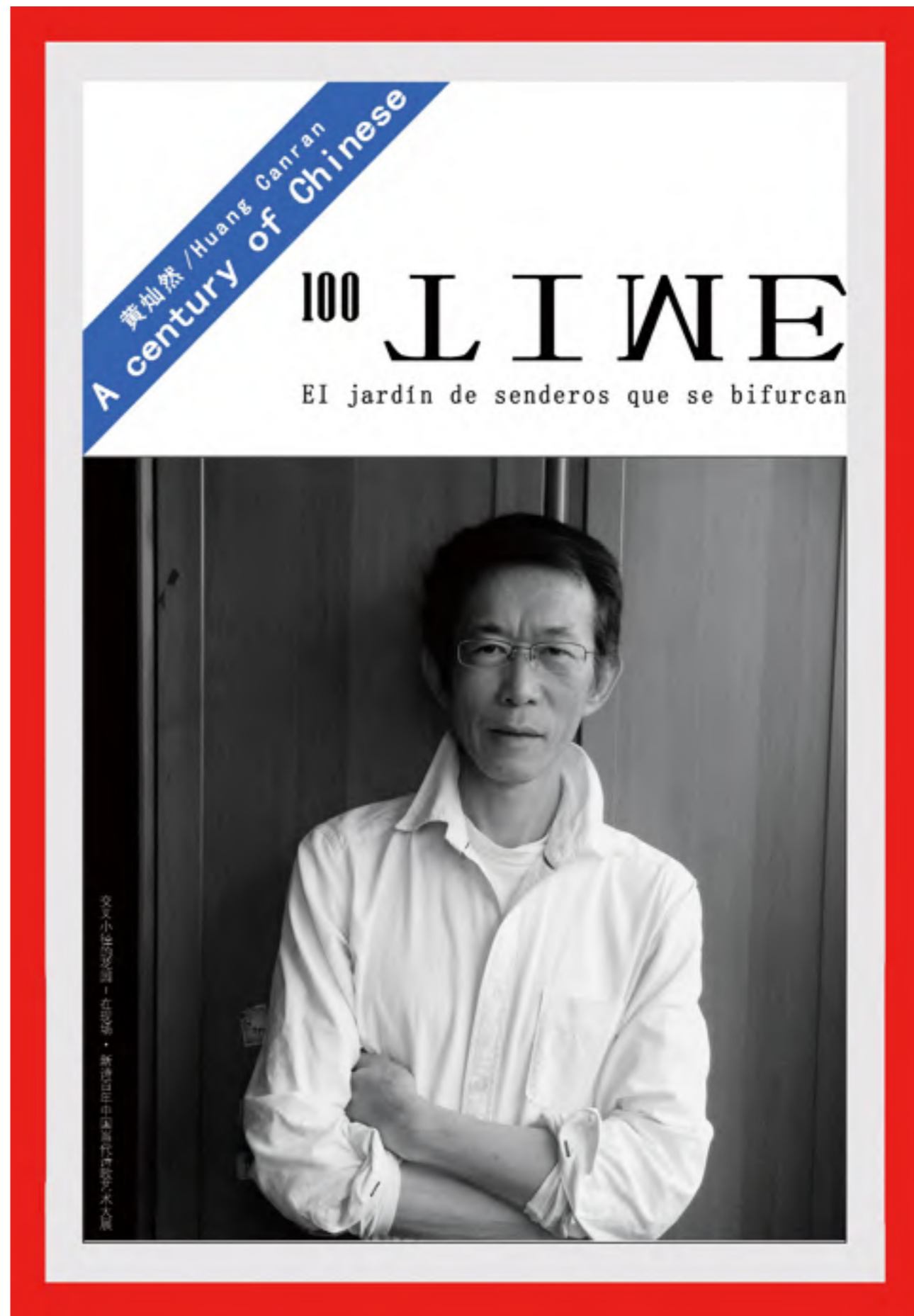
文 / 卞之琳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阳光中的向日葵》60cmx50cm 布面油画 2017 陈明华



避雨的鸟

文 / 于坚

一只鸟在我的阳台上避雨
青鸟 小小地跳着
一朵温柔的火焰
我打开窗子
希望它会飞进我的房间

说不清是什么念头
我撒些饭粒 还模仿着一种叫声
青鸟 看着我 又看看暴雨
雨越下越大 闪电湿淋淋地垂下
青鸟 突然飞去 朝着暴风雨消失
一阵寒颤 似乎熄灭的不是那朵火焰
而是我的心灵



《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100cm×120cm 布面油画 2017 林剑峰

回旋

文 / 孙文波

我们知道他走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这黑夜中的老人，太阳的另一面，
他带来的不是温暖，而是
过于灼热的光芒，我们看见，
他走过的地方石头像流水一样溶化。
歌唱的鸟伤了喉咙和翅膀，
纷纷从高空降落，或者四处逃散。

在远方，在几重大海相隔的远方；
正浮现出年轻人的呐喊。
石墙围住的地方被彻底推倒，
众人像蚂蚁一样迁移。
并且不是为了一对夫妇的死悲伤，
是彻夜欢呼，他们似乎变得残忍，
但其中找到的是无数残忍的理由。

我们的理由已经丧失了，在城市
信仰耸起的墙已日益强大，依靠它，
更多的人们被告知：一个
十几平方米的家族以安顿全部幸福，
只空出一个广场，在节日
由花朵和焰火点缀。
这样，一切就都会发出绚丽的闪光。

垂死的人的回忆也包括在这里面，
现在已经表明：他们需要回忆；
曾经有过的漫游，曾经有过的贫困，
还有一度是朋友的大不义，
不过骄傲就来自于此；
是可以向人夸耀的金箭一样的财富，
也可以向人射去，使他倒地。

广泛的、纯粹的美好有什么用？
那是舞台上的事情，神的许诺。
神的许诺何时实现过了？
我们还能否这样思想，这样等待？
不能，又把自己的头转向什么地方？
有人已经从羔羊得到了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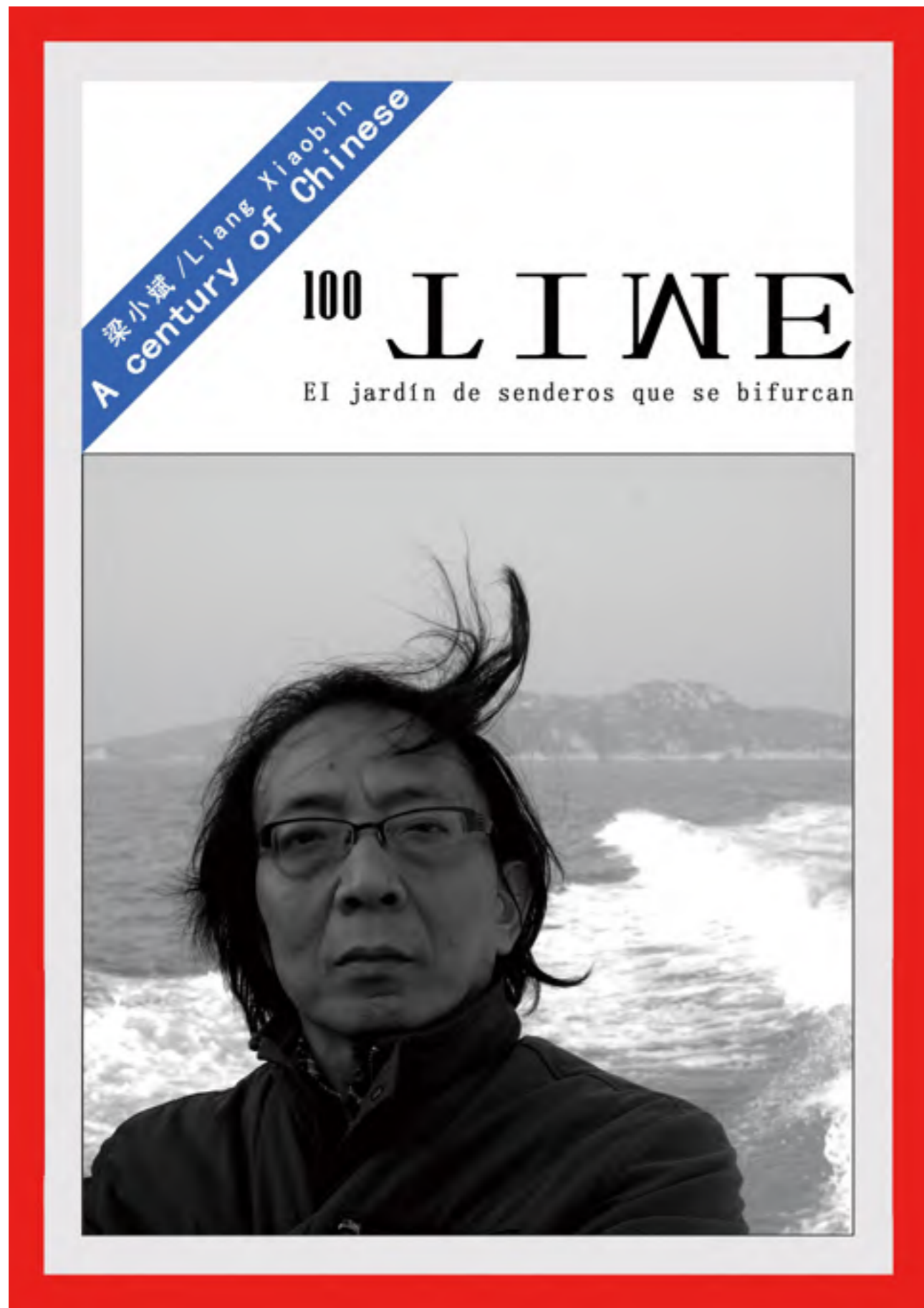
那洁白的、温顺的羔羊！

铁锤和镰刀、星星和月亮。
这是何等的同样的角度，
与十字架的高度相仿。
它们带来的力量在这里变得坚挺。
使世界的一半可以拒绝另一半。
使这样的话可以成立：
后退，就是前进。

别人的前进是什么？是抹去蒙上的羞耻
黄金鹰冠上的灰尘和血迹。
是唤回自己的预言者；
他们离开的年代很久远了，
但他们不屈不挠的智慧，
带来了一个城邦的崇高，
伟大的、让一切边界敞开的荣誉。

更早的哲人是否想到过这些？
转播福音的哲人死时悲惨。
建造天堂的哲人终身无法返回故居。
还有阿尔戈英雄的女儿们，
他们知道黄金之蜜的流淌却无力获得。
在我们的思想里，这些
都是幻影、失败和消失。

失败呵失败，消失呵消失
当精神追逐着精神，还有谁，
能够使溶化的石头重新复原？
使鸟儿再次振翅和歌唱？
没有了。我们灵魂的狂喜又怎样选择？
我们能不能说：焚烧就是光明。
就像赫拉克利特说他醒着看见的一切？
1990年



相信未来

文 / 食指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968年 北京

死水

文 / 闻一多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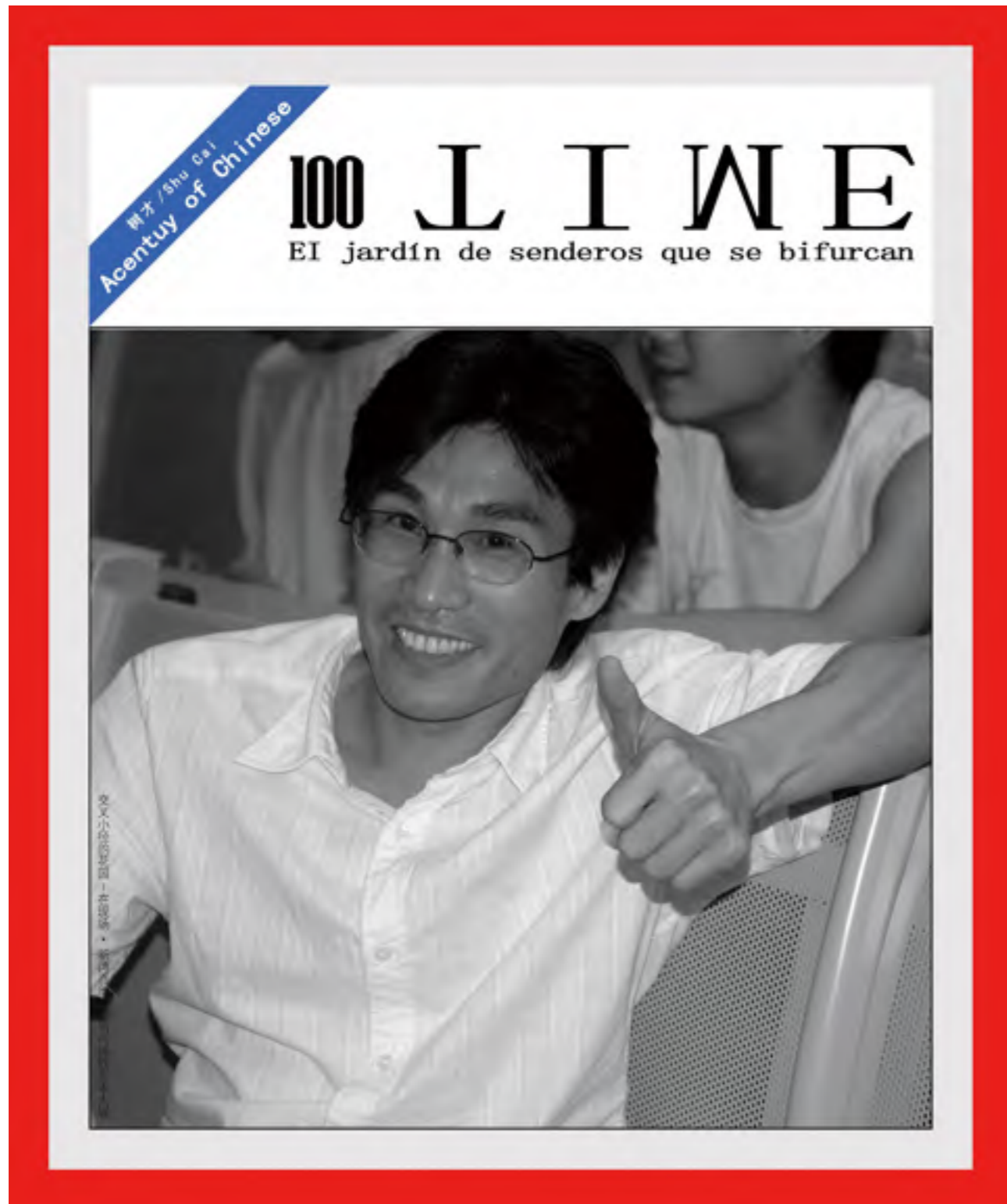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胡适》180cmx220cm 布面油画 2017 张仁强



帕斯捷尔纳克

文 / 王家新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 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 和我灵魂的颤栗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 那是

命运的秘密, 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 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 而放弃
为了生, 你要求自己死去, 彻底地死
这就是你, 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 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雨到雪, 我在北京的轰然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 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 那些
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 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 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 我怎能
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

正如你, 要忍受更剧烈的风雪扑打
才能守住你的俄罗斯, 你的
拉丽萨, 那美丽的、再也不能伤害的
你的, 不敢相信的奇迹
带着一身雪的寒气, 就在眼前!
还有烛光照亮的列维坦的秋天
普希金诗韵中的死亡、赞美、罪孽

春天到来, 广阔大地裸现的黑色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 诗人
这是苦难, 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难, 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 前来寻找我们
发掘我们: 它在要求一个对称
或一支比回声更激荡的安魂曲
而我们, 又怎配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 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

一座山

文 / 王小龙

有几年
我住在一座山下
离它太近了
每天醒来
看不全天空
它占去一半窗子

要说它长多高
它的海拔, 抱歉
它就一百米
是个整数
那真叫一座山
一座案头的盆景

我甚至没爬上去过
上去干什么呢
一定要把山顶踩在脚下
干什么呢
风啊云啊一望无边啊
我完全可以想象

只要你离它够近
它就是你唯一的大山
它就是这个世界
全部大山加起来的总和
一百米就一百米
你们的丈量和数据
真的, 说来毫无意义



《单数的葬礼》150cm x 150cm 布面油画 2017 张刚

去父亲墓前

文 / 梁晓明

这样我又一次来到了你的墓前，青山在背后像波浪
从头顶四处散开
在你面前，我的骄傲像石碑上泼开的一碗清水
一枝香，一缕烟雾毫无骨头的软弱的消散
你死前的眼睛并没有闭上
你快乐，自信，最后目光依然瞪向你希望的前方
我看不见你的理想和花园，你的风筝只在你自己的脑袋里飘飞
我看不见你的目光里到底有多少对大地的眷恋
还有我，你的儿子
我来看你，哪怕现在你早已在空中
在地底下欢笑
你带去的桃树一定已经结满了枝头
你高声朗诵的瀑布一定又一次挂满了前川
你的邻居烧饭的时候一定会被你的朗诵骚扰
你不管，只照顾着自己浪漫的李白
你这老头，不抽烟，不喝酒
一辈子在大肉和辣椒里睡眠

我坐下来，忽然想到
在中国，七十年代
你大街上忽然拉住一位开会的朋友
在狭窄弯曲的江南弄堂，你们俩打开一本唐诗三百首
那么诡秘，那么欣喜，我在后面
像我的儿子刚好也是九岁的童年
这么想着，轻轻微笑着
我竟然忘了，那么突然，又那么自然，那么快，
又那么按部就班的
我的死亡它早已悄悄的来到身边，像一片绿叶
站上了一根细小的树枝
无声无息，却又那么触目惊心的
它在我们中间忽然变成了最好的朋友
在树影里轻轻摇晃着自得的身体
像家里的一员，它甚至也坐下来
也看着你，像我一样的向过去怀念……

谭克修 / Tan Kexiu
A century of Chinese

100 LIWE

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

交叉小径的花园——在现场 · 献给百年中国当代诗坛艺术人民



再别康桥

文 /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蚂蚁雄兵

文 / 谭克修

夕阳将高压线塔的影子不断拉长
以迎接一支闷热的蚂蚁雄兵
它们从古同村长途跋涉而来
历经四十年，才在无人问津的
洪山公园，找到新的巢穴
这些二维生物，视力一直没有进化
看不见三维空间投来的眼神
它们根据经验判断
云朵将在今夜完成一次集结
它们沿着高压线塔的影子，一路往西
它们不知道，自己的爬行
正在使地球反向转动
在高维度空间弄出了巨大声响

赠

文 / 废名

梦中我采得一枝好花，
我还说我画个瓶子把它插起来，
伊笑道，
“你这梦我很喜欢。”
我想我这花是一份赠品。

梦中我画得一幅好画，
我想明天早晨我一定好好的展开看一看，
伊笑道，
“你还是做了一个梦！”
我说“我这画是赠给你的。”



《守夜人》160cmx16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17 张刚

雨巷

文 / 戴望舒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行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的，
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的，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手推车

文 / 艾青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
 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
 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
 压过寒冷与静寂
 从这一个山脚
 到那一个山脚
 彻响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在冰雪凝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手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
 从这一条路
 到那一条路
 交织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午夜削梨

文 / 洛夫

冷而且渴
 我静静地望着
 午夜的茶几上
 一只韩国梨

那确是一只
 触手冰凉的
 闪着黄铜肤色的梨
 一刀剖开
 它胸中
 竟然藏有
 一口好深好深的井
 战栗着
 拇指与食指轻轻捻起
 一小片梨肉

白色无罪

刀子跌落
 我弯下身子去找

啊! 满地都是
 我那黄铜色的皮肤

苍蝇

文 / 纪弦

苍蝇们从开着的窗子飞进来，
 我的眼睛遂成为一个不愉快的巡逻者。
 “讨厌的黑色的小魔鬼!
 一切丑恶中之丑恶”
 我明知道我这严重的诅咒是徒然的。
 而当我怨恨着创造了它们的上帝时，
 它们却齐声地唱起赞美诗来了。

远和近

文 / 顾城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木偶的贞操》80cmx100cm 布面油画 2017 禹至

杨克 / Yang Ke
A century of Chinese

100 J I W E

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



文文小林的笔触 | 在杨克·新世纪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大展

圆明园酒鬼

文 / 黑大春

1
这一年我永远不能遗忘
这一年我多么怀念刚刚逝去的老娘
每当我看见井旁的水瓢我就不禁想起她那酒葫芦似的乳房
每当扶着路旁的大树醉醺醺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就不禁这样想
我还是一个刚刚学步的婴儿的时候一定就是这样紧紧抓着她的臂膀
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却依然摇摇晃晃地走在人生的路上而她再也不能来到我的身旁

2
这一年呵每当我从醉梦中醒来
就再也摸不到自己那个麻木的脑袋
原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古铜色的陶罐
它已经被一位亚洲的农妇抱在怀里走向荒芜的田园
我那永不再来的梦境呵就是陶罐上渐渐磨损的图案

3
这一年我还常常从深夜一直喝到天亮
常常从把月亮端起来一直到把星星的酒滴喝光
只是,当我望着那根干枯在瓶中的人参的时候
就好像看到了我那把死后的骨头
那时,我就会从坟中伸出没有一点肉的酸枣刺
拉扯住过路人的衣裳,跟他们谈谈爱情谈谈生命也顺便谈谈死亡
那时,我就会从杯底般深陷的眼窝中滴答出最后的一点点眼泪
因为,我深信,我永远是一块亲爱土地上的
那个呕吐诗句像呕吐出一朵朵呛人的花的花的
那个春天的酒鬼。

天上的街市

文 / 郭沫若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守夜人

文 / 余怒

钟敲十二下,当,当
我在蚊帐里捕捉一只苍蝇
我不用双手
过程简单极了
我用理解和一声咒骂
我说:苍蝇,我说:血
我说:十二点三十分我取消你
然后我像一滴药水
滴进睡眠
钟敲十三下,当
苍蝇的嗡鸣,一对大耳环
仍在我的耳朵上晃来荡去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80cmx80cm 油画 2017 匡雅明

此世

文 / 大解

深陷此生以后 远在未来的人啊
令我羡慕 你们才是真正的隐士
躲在败局之外 迟迟不肯现身
在你们到场以前 我有太多的顾虑
不敢说历史是个废墟
身体是牢笼 内有红尘之忧 外有万世之空
我不敢说 人类已经疲惫了
来过的人都已离去
生活是个聚会和散场的过程
凡是我不敢说的都在发生
凡是我顾虑的都在定型
这世界是个奇怪的地方
当你们在未来的某一天登临此世
会发现人们谨守着孤独的身体
成群结队走在路上
像羊群在黄昏中穿过牧场 而神在远处
拧着他的鞭子 并没有理睬人们的去向
2012. 11. 1.

乱世

文 / 何小竹

番茄, 萝卜
葱和蒜苗
带给我喜悦
连孙悟空都说
他可以做一个木匠
(此话见《西游记》
第二十七回)
所以, 乱世之中
做一个厨师
手拿菜刀和汤勺
无须惊慌
你已成佛

迟我行道

文 / 李金发

远处的风唤起橡林之呻吟,
枯涸之泉滴的单调。
但此地日光, 嘻笑着在平原,
如老妇谈说远地的风光
低声带着羡慕。
我妒忌秋花长林了,
更怕新月依池塘深睡。

呵, 老旧之钟情,
你欲使我们困顿流泪,
不! 纵盛夏从芦苇中归来,
饱带稻草之香,
但我们仍是疾步着,
拂过清晨之雾, 午后之斜晖。

白马带我们深夜逃遁,
——呵, 黑鸦之群你无味地呼噪了……
直到有星光之岩石下,
可望见远海的呼啸,
吁, 你发儿散乱,
额上满着露珠。
我杀了临歧的坏人,
——真理之从犯! ——
血儿溅满草径,
用谁的名义呵。

把水放在唇边

文 / 横

房子里应该有人走动。
有另一个人的气味。
各自的。
喜好。
那种安静
仿佛把水放在唇边。

杨黎 / Yang Li
A century of Chinese

100 LIWE

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



文 / 海子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文 / 西川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 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 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地方, 在这青藏高原上的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对河汉无声, 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 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 但屏住呼吸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大树

文 / 皮旦

这就是它: 附近没有比它更大的树, 它是大树
它是这里最大的树
有比它高的树, 河这边就有一棵
它在河那边。河那边它不远的地方也有一棵
但仅仅比它高不行, 高不等于大
与它们相比它从来也没有小过, 它一直大
一直作为大树存在
这是事实。附近没有哪一棵树大到可以取代这个事实
远一些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
反正附近没有, 反正方圆三千里以内没有
方圆三千里以内都算附近
方圆三千里也就是往南三千里, 往北三千里
往东三千里, 往西三千里
不用说有比它粗的树, 虽然不多, 但不是没有
一直往西, 距离它三百零三尺就有一棵
从底到上都比它粗
仅仅比它粗同样不行, 粗也不等于大
它是大树, 它在那里站着
它仿佛在说, 大就是大, 大才等于大
老也不等于大。比它老的树数也数不清, 远近都有
仅仅比它老也不行。老甚至更不等于大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文 / 海子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西昌的月亮

文 / 吉木狼格

如果说西昌的月亮
 像一个荡妇
 正人君子会骂我流氓
 如果说西昌的月亮
 像一个流氓
 人们会笑我胡说
 皓月当空的时候
 我坐在月光下
 看一本书
 连标点符号都清晰可见
 西昌的月亮什么也不像
 它只是很大

他们在教堂, 我们在床上

文 / 衣米一

像白球碰红球
 又像白球碰彩球
 你忽然说, 摸着乳房
 像摸着月亮

我们忘记了锋利之物
 比如锤子和镰刀
 他们也这样, 王子要娶灰姑娘
 白金汉宫再一次举行
 世纪婚礼

与上帝握手言和时
 他们在教堂, 我们在床上



《手枪可以拆开》100cmx140cm 布面油画 2017 原国镛

叛徒

文 / 孙慧峰

这么多年, 我一直想抓住一个叛徒
 不管他是爱情叛徒还是法律叛徒

我抓住他, 不会骂他也不会打他
 更不会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不会把他送到人群中, 因为
 一个叛徒一旦混进人群, 就没人能认出
 他是一个叛徒。

豹房

文 / 于贞志

莎乐美在希律王的宫殿里舞蹈
 当约翰的头颅端上来, 她将尖叫:
 “啊, 我要飞起来了!” 而血滴落着

谁看见了她的舞蹈, 谁将成为一个幻影
 -- 爱情王国里的柏拉图主义者
 她可听到一片沙沙的声响, 疲倦又
 坚韧地, 从宫殿四周的旷野传来?
 一个皇帝带走了他宠爱的妃子
 留下一只豹, 而豹在凶猛的支撑中

塌陷下去, 沦落成为一只猫
 最后的空洞只是一面古老铜镜
 你将看到异国的玫瑰在燃烧:

她的妩媚, 她的邪恶, 她的夜夜春宵
 一齐簇拥上来, 像一场大风突然占领
 这北方医院的夜晚。而我颤栗不止

因为大风也刮掉了月亮与海伦!
 我感觉自己是一艘远航归来的破船
 光荣的骸骨被城市围观, 又被城市遗弃

有来苏水的走廊

文 / 水云烟

她坐在走廊最边的椅子上
 双手抱着肘弯, 她的小鼻子那么精致
 棕色的头发, 发丝闪亮
 很漂亮地卷曲着
 她侧过遮着半边的脸, 看走廊的那边
 很白很白的脸, 她那么年轻

穿风衣的男人急急地走过来
 她清丽的黑眼睛, 迎着他
 她微微的欠起身子
 他按下她的肩膀
 她仰着脸看着他
 她眼脸的白, 与黑色的眸
 那么分明。病态的美, 微眯着
 赢赢弱弱地在听他说着什么
 她那双小手
 那双白白的瘦瘦的小手
 抓着他风衣的兜口

她的下巴托在他的手里
 他抚摸着她的肩膀
 他抚摸着肩膀的手, 习惯地
 抚摸上去, 抚摸她的头
 她惊慌失措地一声惊呼
 他慌乱地俯身抓起地上那棕色的发套
 并迅速地抖开风衣
 整个包住了她的哭泣
 2010.01.08

过普渡寺

文 / 何三坡

月下的琉璃瓦。被风吹散的琉璃瓦。清凉的月光的响声。
 众生被废弃在白昼里。
 一块石头在说出寒冷。万物被蒙着。

姚风 / Yao Feng
A century of Chinese

100 LIWE

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



某一面

文 / 安琪

死去的美人剃光了头又出发了
她们光滑圆润的双肩被两根吊带扛着
她们颓废, 萎靡, 在酒杯中敷衍
似乎似曾相识。
她们弹奏琵琶, 竖琴
唱着末世的哀歌。
这些疲惫的艳俗的黄色、金黄色
这些瘫软的红, 与黑——
她们趴在自己的幻觉里她们无所寄托
满是流年的老核桃
——我在这扑克和蜡烛的夜晚嗅到的
一定是我的
某一面。

鸽子信

文 / 草树

一个人悄悄把我
投递出去。收信人并不相熟
他登记, 签收, 不拆封
让我一直处于黑暗中

我和他隔着道道铁门
他将我发回原址
也没有“查无此人”之类的理由

当初由他们封口, 现在
我自个儿拆封, 像剥离伤疤
面对一种发热炎症
竟无从仇恨致病的细菌

很长一个时期我不愿出门
懒得抬头看人, 像一封

锁在抽屉里渐渐发黄的信

而看空一切, 却从空中飞来鸽子
它落在阳台的晾衣架上
羽毛镀着晨光, 咕咕叫几声
看我一眼, 又咕咕几声
我内心欣喜。或许因为这世界

还有“他一看就知道”的鸽子信

铁匠

文 / 刘半农

叮当! 叮当!
清脆的打铁声,
激动夜间沉默的空气。
小门里时时闪出红光,
愈显得外间黑漆漆地。

我从门前经过,
看见门里的铁匠。
叮当! 叮当!
他锤子一下一上,
砧上的铁,
闪着血也似的光,
照见他额上淋淋的汗,
和他裸着的, 宽阔的胸膛,

我走得远了,
还隐隐地听见
叮当! 叮当!
朋友,
你该留心着这声音,
他永远地在沉沉的自然界中激荡。
他若回头过去,
还可以看见几点火花,
飞射在漆黑的地上。



《自由之石》100cmx130cm 布面油彩 2017 梁卫平

我还没有

文 / 盛兴

我的腿还没有发抖
我还没有下跪
还没有道歉
我还没有喝多
还没有吃药
还没走
我还在
我在回家的路上徘徊
我还没有想出一个好玩的笑话
逗等在家里的孩子欢笑
2016.11.17

再问我是谁

文 / 施玮

我是一些
无意中相遇的线条
在变化中被定义
在被定义的那一刻
逃离……

我是我自己身后的一支花朵
用毫无意义的盛开
取悦并安定灵魂

我是你眼中的植物
也是你心中的兽
是没有声音的嚎啕
也是人群中的孤独

我是一个呼吸
悬在天地之间
隔在生死之中
是你丢失的标点符号
2016.2.25



减法

文 / 从容

雨水淹没我的城市
雷电笼罩的楼房总让我
想到一个男人在雨中关窗的动作
暴雨、警报、紧闭门窗、与世隔绝
我开始删掉手机中的联系人

第一个删掉的是一位董事长
他的壮阳酒正大张旗鼓地上市
第二个删掉的是一位广告商，
他在酒会上说，他曾经也是位诗人
第三个删掉的是一位童星的妈妈
那孩子的笑脸比成年人更迷茫

据说人的一生会遇到 2920 万人
我只想在每个城市保留一个朋友
一千多个电话，我删掉了 900 个
已经离去的亲人，有时半夜醒来我还会拨号
电话的那头是一些陌生的男人和女人
死去多年的妹妹，她的 QQ 我一直没有删除
电视里的主持人拿着话筒焦急地报警
每个街区都有人正在失踪

殡仪馆王主任的电话
我考虑再三，决定保留

桃花扇

文 / 洪烛

这把祖传的扇子
注定是属于秦淮河的。秦淮河畔的桃花
开得比别处要鲜艳一些
你溅在扇面上的血迹
是额外的一朵

风是没有骨头的，你摇动的扇子

使风 有了骨头

这条河流的传说
注定与一个女人有关。扇子的正面与背面
分别是夜与昼、生与死、爱与恨
是此岸与彼岸。你的手却不得不
承担起这一切，于是夜色般低垂的长发
成了秦淮河的支流

水是没有骨头的，你留下的影子
使水 有了骨头

你的扇子是风的骨头
你的影子是水的骨头，至于你的名字
是那一段历史的骨头

别人的花朵轻飘飘
你的花朵沉甸甸

无题

文 / 潞潞

月光照耀着一只铁砧。这
铅灰色冰冷的平面多么寂寞
一只游弋的天鹅多么寂寞
人们从春天的倦怠中恢复过来
而温度计中的水银多么寂寞
木匠的儿子多么寂寞
草原上狼的眼睛多么寂寞
痛苦和放纵都失去了依据
我们曾经对这一切深信不疑
天空中一位神祇多么寂寞
短暂的欢乐之后多么寂寞
一些疼痛多么寂寞
词语内部的灵魂多么寂寞
最后让我写下耶稣的名字
他多么寂寞

1991.7.7



《镜中》100cmx100cm 布面油画 2017 卓锐光

黄河上的几个著名渡口

文 / 丛小桦

风陵渡

地处三省交界

位于潼关之东的芮城境内

离秦始皇陵近

离古代风后的陵寝近

如果扯到西安

它还离摄影家侯登科和胡武功近

离小说家贾平凹和陈忠实近

离诗人伊沙和秦巴子近

孟津渡

位于孟津县老城

离九朝古都洛阳近

离诗圣杜甫的巩县瑶湾村近

离铁笔书法家王铎的故居近

离人文鼻祖伏羲的庙宇近

后人治理开发老黄河

它还离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水库大坝近

柳园口渡

位于开封北郊

不用说自然是离大宋曾经的都城近

也离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陈桥近

离北宋画家张择端

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生活场景近

离我妻子的老家杜良乡的王庄近

孙口渡也叫将军渡

在黄河下游的台前县

台前如今属于濮阳市

我就住在这个城市里

所以孙口渡离我和我的妻子近

离山东也近

这里曾是刘邓大军的渡河处

因为属于下游的悬河河段

所以离洪涝灾荒也近



《雨巷》80cmx60cm 布面油画 2017 玲子

以主观方式看海

文 / 沙马

大海, 我以为, 它太空了
空的叫人发慌
除了角鲨, 鲸和鳄鱼
潜伏在海底
表面上空无一物

我, 如同昆虫的脑袋
受到了局限。
啊——我想起
马克思的话:
自由, 是一种意识

而且并不是恐惧, 而是威胁。
如果黑色面纱出现,
如果黑暗出现,

更多的人就会从坑穴之中
跳上来, 就会从轻易追随的人群之中
脱离出来,
从暗夜的雨中。

经文恢复
完整的躯体并且会心微笑。
生物老师, 你站在那里,
站在谜语的前面。
2016.6.23

子夜的酒吧

文 / 李云峰

在子夜走进一间酒吧
侍者的衣服是红色的, 眉毛也是
他的声音低得只能让一个人听到
他为你斟满一杯酒
你可以在那红色的液体中看到他的眼睛
你无法猜出他的年龄
在布满刀痕的脸上, 岁月细如利刃
他可能已有一百岁, 或者更老
他把酒杯放在桌子上, 杯口朝下
他说他可以阻止液体流出
然后他就只剩下一张背影, 像图片
在更昏暗的角落中翻转
这是子夜的酒吧, 只有一个侍者
他让我想起那些死去的人
忧郁, 孤独, 喜欢一个人说话
他也可以让我想起一些更深的夜晚
在梦境与梦境交接处游动的时间
以及, 那些在镜子中不停变幻的面孔
这是子夜的酒吧
在昏暗的世界中
侍者的衣服是红色的, 眉毛也是
他让我想起一些人
却无法说出他们的名字

雨夜的《殉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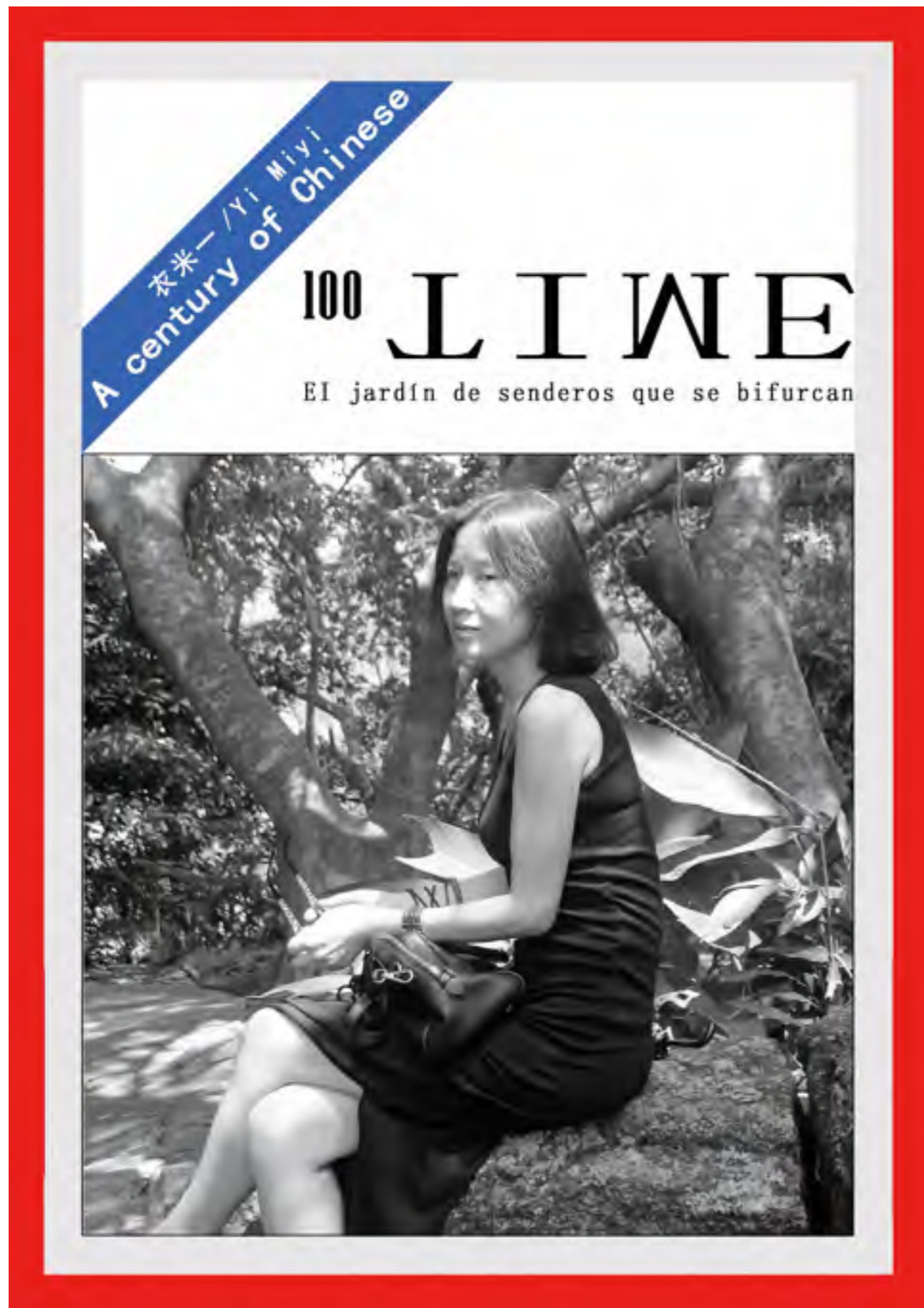
文 / 桑克

生物老师, 我信你。
不仅因为你是女的。她也是女的而且年轻
我就不信。我信玛丽莲·梦露,
我信圣女贞德。

你给我的信, 雨在读,
我给你的信, 雨不仅在读而且
大声地读出来——
啊, 极端的勺子柄! 啊, 暧昧的教工餐厅!

丽德卡心中的波兰,
是波涛汹涌的波澜,
自我催眠的颤栗指引着
羔羊迷途。

你信猩猩但又鄙视
猩猩, 只是因为它们说着我们
听不明白的外语。
成长的烦恼藏在宣传者的手中,
藏在扩音喇叭里,



我的滇西我的村庄

文 / 和慧平

这些年,我无数次趟过月光的河流
 像一个被流放的国王
 在自己的领地上为一棵小草折射不到自己的光辉而哭泣
 步履维艰 鞋子被月光打湿
 两只鞋子在苍白的月色里说着想家的话
 可是我不能停下
 我的行囊里装着我的臣民需要的节气、雨水和庄稼
 那些古铜色脸庞上似曾相似的祈雨表情
 成为我最大的心病

我也曾抱住一块石头取暖
 而月光越来越冷
 那夜疲惫不堪的我终于睡着了
 梦见抱着的石头开了花
 我回到村庄了 村庄里雨水充沛 牛羊的乳房被奶水涨满
 我看见自己的背影在秋风里日渐消瘦
 我佝偻着腰 在我的滇西群山里渐行渐远

有关大雁塔

文 / 韩东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磨刀》100cmx100cm 布面油画 2017 刘国义 余幼幼

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文 / 多多

十一月入夜的城市
惟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突然

我家树上的桔子
在秋风中晃动

我关上窗户,也没有用
河流倒流,也没有用
那镶满珍珠的太阳,升起来了

也没有用
鸽群像铁屑散落
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显得空旷

秋雨过后
那爬满蜗牛的屋顶
--我的祖国

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开花的地方

文 / 韩文戈

我坐在一万年前开花的地方
今天,这里又开了一朵花。
一万年前跑过去的松鼠,已化成了石头
安静地等待松子落下。
我的周围,漫山摇晃的黄栌树,山间翻涌的风
停息在峰巅上的云朵
我抖动着身上的尘土,它们缓慢落下
一万年也是这样,缓慢落下
尘土托举着人世
一万年托举着那朵尘世的花。



《是谁在敲打我窗》70cm×80cm 布面油画 2017 刘梅子

用一周的时间

文 / 刘涛

用一周的时间
 安静下来
 听一听
 别的声音
 身体的每一层次
 都有较多的工作
 可以一层一层的
 休息
 听一听
 别的声音
 一个从梦里走出来的人
 他说了什么
 一只虫儿
 极慢的心跳
 一堵墙的
 呼吸
 感受身体的每一层次
 用铅笔
 在纸上
 写一首诗

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

文 / 杨黎

一张是红桃 K
 另外两张
 反扣在沙漠上
 看不出是什么
 三张纸牌都很新
 新得难以理解
 它们的间隔并不算远
 却永远保持着距离
 猛然看见
 像是很随便的
 被丢在那里
 但仔细观察

又像精心安排
 一张近点
 一张远点
 另一张当然不近不远
 另一张是黑桃 K
 撒哈拉沙漠
 空洞而又柔软
 阳光是那样刺人
 那样发亮
 三张纸牌在太阳下
 静静地反射出
 几圈小小的
 光环

活下去

文 / 穆旦

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
 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
 当所在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
 如同暴露的大海
 凶残摧毁凶残，
 如同你和我都渐渐强壮了却又死去。
 那永恒的人。

弥留在生的烦忧里，
 在淫荡的颓败的包围中，
 看！那里已奔来了即将解救我们一切的
 饥寒的主人；
 而他已经鞭击，
 而那无声的黑影已在苏醒和等待
 午夜里的牺牲。

希望，幻灭，希望，再活下去
 在无尽的波涛的淹没中，
 谁知道时间的沉重的呻吟就要坠落在
 于诅咒里成形的
 日光闪耀的岸沿上；
 孩子们呀，请看黑夜中的我们正怎样孕育
 难产的圣洁的感情。
 1944.9

张曙光 / Zhang Shuguang
A century of Chinese

100 LIWE

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



镜中

文 / 张枣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玩偶

文 / 翟永明

当我厌倦了黑夜
常常从梦里坐起 开口说话
小小的玩偶闪着褐光
我说话 带着一种不真切的口吻
我说着一直想说的胡言乱语

像静物 也像黑暗中的灯泡
面目丑陋的玩偶不慌不忙
无法识别它内心的狂野
当我拧亮台灯 梦在纸上燃烧
我的梦多么心酸 思念我儿时的玩伴
躺在我手上，一针又一针
我缝着它的面孔和笑容

梦见未来的一夜 它开口说话
来到我的床边
白色的床 分开阴阳两界
白色的蚊帐 是这玩偶的衣裳

这玩偶的眼睛
比万物安宁
这玩偶的梦
飘向我的世界
我的梦多么心酸
夜夜梦见你站在床前
你的手像一把剪刀
时时要把我伤害？

墙

文 / 舒婷

我无法反抗墙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是什么？它是什么？
很可能
它是我渐渐老化的皮肤
既感觉不到雨冷风寒
也接受不了米兰的芬芳
或者我只是株车前草
装饰性地
寄生在它的泥缝里
我的偶然决定了它的必然

夜晚，墙活动起来
伸出柔软的伪足
挤压我
勒索我
要我适应各式各样的形状
我惊恐地逃到大街
发现同样的噩梦
挂在每一个人的脚跟
一道道畏缩的目光
一堵堵冰冷的墙

我终于明白了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和
对这个世界的的不安全感



《养画·锈墨+3+撕+拼》(3) 80x120cm 纸本 2017 致秋天 吕宗平

我们将

文 / 赵旭如

我们将去过一种更加严肃的生活
在不超过一平方公里的地方
在黄昏
在最后一缕夕阳即将消失而黑夜即将来临的
时候

在那里
环形的道路上
做一个
不谙世事的
职业散步者

当我们死后
我们遗留下来的那些刀子
将暗暗惊叫
变得更快
2016.6.4

有野兔的山水诗

文 / 车前子

它嗅到我之前世。

兴奋地——抬头，
作揖，
仿佛学会微笑、
害羞和礼貌用语。

张大了嘴，
然后。张大了嘴，
它嗅到我之前世。

它嗅到我之前世：
缥缈的青草气息。



《去父亲的墓前》54cm×54cm 布面油画 2017 农少华

二月一日，晨起观雪

文 / 余笑忠

不要向沉默的人探问
何以沉默的缘由

早起的人看到清静的雪
昨夜，雪兀自下着，不声不响

盲人在盲人的世界里
我们在暗处而他们在明处

我后悔曾拉一个会唱歌的盲女合影
她的顺从，有如雪
落在艰深的大海上
我本该只向她躬身行礼
2015.2.1

摘苹果的日子

文 / 中岛

烟台栖霞
满山的苹果红了
我们的车在公路上跑
苹果红和我们一起跑
飘动的甜味儿
在我的鼻子里来回撒欢

宣传部的女部长
她挺着大肚子
站在宾馆门口迎接我们
她向我们挥手
滚圆的肚子也晃动着

好大一只苹果啊
她说：还有不到一个月
就可以摘了



《养画·锈墨+3+撕+拼》(4)80cmx120cm 纸本 2017 吕宗平



《蒼蠅》100x80cm 布面油画 2017 农少华

秘密

文 / 牧野

那是某某主义：他的皮带扣着一把钥匙
有点臃肿的手指，在蒙住餐桌的红布上
来回走动，剪刀终于擦干净他的脸
后来，红色不再说话，耳朵还在认真打听
半杯白开水的去向，是否来路不明
先是闹钟伸出一条腿，再后来
左边的紫檀木椅子飞起来，他把眼睛
装进白炽灯的玻璃球里观察身体的重力
突然，他被脚踝骨的尖叫捂住了嘴巴
那个怀揣铃铛串门的女人
不小心碰掉梯子的一小块密码……

水妖之正午

文 / 简单

推着自行车，一个人在桥上走着，那是正午，
河流不远，村庄溅起一片幽暗。

我自己在桥上走着，手指缠着发丝，那也是正午，
河流不远，就在我身下。

我沿着你的足迹，驱赶着身体里的鱼群，
我根本无法到达村庄，这个形而上的概念。

我开始在水里绝望地尖叫，
并和所有路过的人交尾。

镜子的魔术

文 / 伊蕾

你猜我认识的是谁
她是一个，又是许多个
在各个方向突然出现
又瞬间消失
她目光直视
没有幸福的痕迹
她自言自语，没有声音
她肌肉健美，没有热气
她是立体，又是平面
她给你什么你也无法接受
她不能属于任何人
——她就是镜子中的我
整个世界除以二
剩下的一个单数
一个自由运动的独立的单子
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精神实体
——她就是镜子中的我
我的木框镜子就在床头
它一天做一百次这样的魔术
你不来与我同居

你喜欢站在这棵树下，
瞻眺，水牛般反着夏天。
但乌鸦的声息从另一棵树上传来，
这死亡国度的使者金光闪闪，
它一开口，众鸟都得沉默。

火焰坠落，一簇簇生命的火焰
多少词语的碎片就这样交给风，
在诚实与虚伪地走来的夜之间，
暝色一滴滴注入原野的荒凉，
风中连太阳也打了个寒噤。

你想起一只怪兽的面庞，
瞬间恐惧穿透颅骨，你也想起，
看得见的不能使想象满足，
看不见的徒然于烦恼的猜测：
神？空气？体内含盐的信仰？

蛇蜕去蛇皮，獐子留下蹄迹，
树木尽将脱去美丽的衣裳，
林中的黑暗是多么团结一致，
而你的思绪月亮一样苍白，
苍白而孤单，飞过山顶。

我总噙着泪水生活

文 / 孙磊

我总噙着泪水生活，在一次陨灭
和另一次陨灭之间，我总看不清
温暖与寒凉的缝隙。就像持股人
在金钱和碎纸的上升与跌落间茫然失措。

而我总期冀于一次机遇，幻觉中的景像
散发着更真实的光。“今昔亦是昨日”。
当我猛然从票根中醒来，列车
已被错失在遥远的浓雾里了。

但我仍在远眺。我知道“光芒经久不息”。
事物更多的被淘洗，我仍相信
是一个人的光泽带来明亮和欢娱，而决不是一阵
一阵风从身边擦肩而过。

秋天的散步

文 / 宋琳

披着落叶走向山顶的人，
是最早被秋天触及的人。
日复一日，总在同一个地方徘徊，
不时停下沉思，突然又大步流星，
落叶纷纷，加速着树木的失血。

干燥的田野和天空，意念触及
同样干燥的鸟巢，花的断梗，
一架红色拖拉机陷入土中，
云像烙铁在水下冷却，僵硬，
琥珀的状态，一种透明的悲哀。



《前世》60x80cm 布面油画 2017 农少华

站在山坡上触摸乡愁

文 / 周占林
在回家的路上
已经走到春天的阳光
给我披上童年的温暖
我用厚厚的思念
抚摸故土的肥沃
虚弱的家乡在袅袅的炊烟里
依旧消瘦
满山的梨花
却白得让人心疼
慵懒的春风
轻轻摇晃着故乡的那脆弱的神经
仿佛一不小心
多年的期盼成泪珠滴落

我站在山坡上
就像站在对故乡沉思的边缘
用闪烁的文字
一遍遍把乡情过滤
童年时作文中歌颂的烟囱
伸出一只灰黑的小手
摘取我心脏深处的不安
而被运煤车抛洒的
不仅仅是灰尘和贫困
我听到
有鲜血在车轮下发出痛苦的呻吟

此时的满山梨花发出洁白的邀请
有感动爬满了我的双眸
我童年的伙伴，被煤窑深处的黑暗
捂白了日子
而汗水却变成黑色的河流
经年流淌
站在高处看故乡渐渐消瘦的身影
有一种叫做乡愁的鸟儿
踩着阳光和梨花一同跌落

尤利西斯

文 / 张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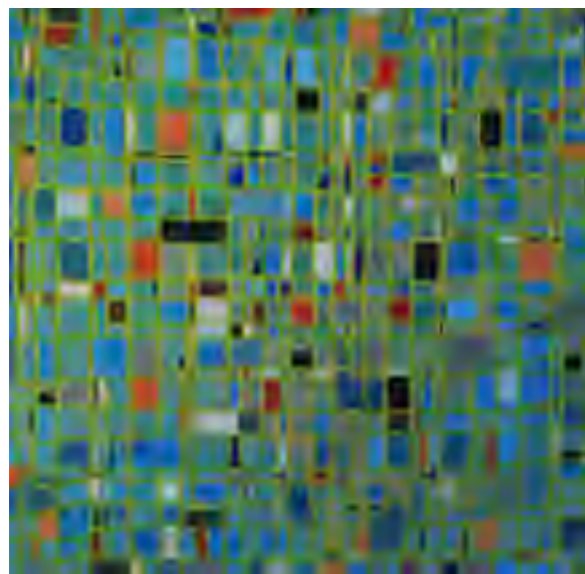
这是个譬喻问题。当一只破旧的木船
 拼贴起风景和全部意义，棕鸟大批大批地
 从寒冷的桅杆上空掠过，浪涛的声音
 像抽水马桶哗哗地响着，使一整个上午

萎缩成一张白纸。有时，它像一个词
 从遥远的海岸线显现，并逐渐接近我们
 使黄昏的面影模糊而陌生
 你无法揣度它们，有时它们被时间榨干

或融入整部历史。而我们的全部问题在于
 我们能否重新翻回那一页
 或从一片枯萎的玫瑰花瓣，重新
 聚拢香气，追回美好的时日

我想象着老年的荷马，或詹姆士·乔伊斯
 在词语的岛屿和激流间穿行寻找着巨人的城堡
 是否听到塞壬的歌声？午夜我们走过
 黑暗而肮脏的街道，从树叶和软体动物的

空隙，一支流行歌曲，燃亮
 我们黯淡的生活，像生日蛋糕的蜡烛
 我们的恐惧来自我们自己，最终我们将从情人回到妻子
 冰冷而贞洁，那带有道德气味的历史



《相信未来》70x70cm 布面油画 2017 童文玉

床上的波涛

文 / 魏克

我睡了

在我睡眠的时候
 我感到了一种压力
 我必须压住我自己
 我必须像盖住瓶盖那样
 把自己在床上拧紧
 窗外大风汹涌
 我感到了睡在床上的艰难
 今夜 我会不会就这样被大风刮走

整个夜晚 我不能平静地进入睡眠
 我翻来又翻去地在床上滚动
 如同在和自己厮打
 我滚动着模仿着波涛
 模仿着一种在池塘里洗涤的动作
 我能否洗去
 埋在我内心深处的恐惧

我的一生都在床上翻滚着
 我在寻找一个睡眠的姿态
 我能否真正地
 栖息到我自己的身上



《母语》70x70cm 布面油画 2017 童文玉

忽然

文 / 黑风

忽然屋角就出现了人
 忽然就收拾破布景
 忽然走空了的房子就填满声音

忽然空空荡荡的中央出现了
 一只茶杯
 忽然茶就掉下一寸
 又掉下一寸

房子忽然就鸦雀无声
 天空安静
 忽然就有一只苍白的手
 在收拾破布景

忽然就听见茶
 掉下一寸
 又掉下一寸

灰色屋檐，静止着羊角。

(那手持鞭子的放牧者：月亮，
 在抽打那么多心脏的同时，
 可曾用奶喂养过这片风景？)

月光，可曾地毯一样卷起裤管，
 赤裸的土，忍受冰冷的脚。

一节我生命的金链，
 带着分离时的恐惧，失落在尘世某处。
 哦，那就是丧失了名誉的——泥土，

在火光冲天的背景中，
 被倾城逃难的人群活活冲散的
 天上的泥土，

必须紧紧贴住月亮呼吸，
 别退化这根点燃的尾巴。
 1994.10

磨刀

文 / 余幼幼

磨好刀，去恋爱吧
 找一个人从背面刺入
 向他打招呼说明你的来意
 在身体里磨刀
 越磨越钝的
 刀刃会向他证明
 时间已经不多
 不恋爱的人不配流血
 不配和刀融为一体

恋爱吧，携手去磨刀
 你和我一人捅对方一刀
 没有人死亡
 也没有人生还
 磨好刀，把爱情都
 留在刀刃上

月亮

文 / 潘维

大地的蓝在微微地鞠躬。

水杉像少年推开满身的窗户，
 稀疏的月光落到细节上。
 风，草草地结束了往事，
 又沿着铁轨，驶向乌黑的煤矿。

我，并不知道还有多少事物
 尚未命名，上帝的懒惰
 难道成了诗人的使命？
 一眼望去，青春的荒凉，
 从水底弥漫出初冬。
 一只雨中的麻雀，疾行翻飞；



《笼鸟系列之思想中的老鸟》160cm×160cm 布面油画 2013 王慧斌

在浮世

文 / 杨健

野鸭子在半空
沙哑，单调地叫着
“啊，啊”
多么像我们，
虽然面部安详地走着和坐着，
但心里总有一种
隐约的凶兆，
朦胧的恐怖……

消息 ——为林木而作

文 / 西渡

在乱哄哄的车站广场
我一边忍受人们的推挤
一边四处向人打听
一个戴荆冠的人。
人们用茫然回答我的贸然。
到处堆放的行李
把我绊倒，两个穿制服的人
粗暴地用胳膊把我挡开。
候车室里充斥着嗡嗡的废话、
遗弃的旧报纸、方便食品
和难闻的汗味儿。
谣言如蚊子逢人发表高见。
一个背着孩子的女人
反复向我伸手乞讨，
紧贴她的身后，像尾巴一样
是两个比她更肮脏的孩子。
小偷在人缝里钻来钻去。
除了他们，和蚊子
所有的人都在准备离去，
虽然他们的愿望互相指责
他们的方向互相诋毁。

入夜了，广场更加拥挤。
仍然没有消息。
变幻的时刻表上没有，
霓虹闪烁的广告牌上没有，
人们空虚的眼神中也没有。
人们打开行李，把广场
当成了临时的难民营。
只有星光，仿佛救赎
从偶然的缝隙间泄漏下来
带来远方旷野的气息。

古桥初雪

文 / 陆华军

檐
水乡的骨头
配上力气
水乡便动了起来

风要吹歪斗笠
还得费些力气
正如今年的第一场雪
略显单薄 大人打着伞
孩子则可以打着雪

也许喝下一些酒的雪花
才叫雪花
坐在船上看雪
站在雪里看船
都可以看到一个
摇摇晃晃的水乡

那是渔人的斗笠
遮风雪 却遮不了时光
和雪一样摇晃的时光呵
却能送走渔人拙朴的脸庞及一生

雪落在古桥上
雪落在古老上



《笼鸟系列之折翼之精卫》130cm×97cm 布面油画 2013 王慧斌

我喜欢的形象

文 / 非亚

我喜欢的形象是光头
 胡须浓密下巴
 用须刀剃出山羊胡子
 头发要么很长要么中间
 极短，两边剃得
 精光，打上啫喱水
 让它们爆炸
 戴耳环，或高挺的鼻子别一枚
 晃动的银质金属
 穿皮衣，T恤，黑色
 圆领衫
 手臂文上蝎子和
 毒蛇的形象
 2003.6.8

玛丽娜在深夜写诗

文 / 池凌云

在孤独中入睡，在寂寞中醒来
 上帝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玛丽娜
 你从贫穷中汲取，你歌唱
 让已经断送掉的一切重新回到椅子上。
 你把暗红的炭火藏在心里
 像一轮对夜色倾身的月亮。
 可是你知道黑暗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眼睛除了深渊已没有别的。
 没有魔法师，没有与大海谈心的人
 亲爱的，一百年以后依然如此
 篝火已经冷却。没有人可以让我们快乐
 “人太多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
 为此我悄悄流泪，在深夜送上问候。
 除此之外，只有又甘甜又刺痛的漆黑的柏树
 只有耀眼的刀尖，那宁静而奔腾的光。
 2009.4.26



《妖晏》152cmX100cm 布面油画 2011

飞来飞去的黄蜂

文 / 黄沙子

在它飞走之后,说它的嗡嗡声
如何巨大显然有些夸张
营地附近最主要的树
是身材矮小的小叶榆杨
这些树外形匀称,有时候沙沙作响
但远不及一只黄蜂,它瞬间完成的
短途旅行让我们看到了柯尔山受到祝福的剖面
我们已在此度过两夜
面前的任何一些枯叶,一些甜风
都高过我们的希望与经验
我们甚至在黄蜂飞过的时候停止了赞叹
好长一段时间后我们才能从
黄蜂翅膀所造成的轻微震动和它不断的嗡嗡声中
转过身来,我看到妻子那疲惫
苍白、幸福的脸

一百根火柴

文 / 谷禾

一百根火柴
蜷在狭促的盒子里

一百个孩子
它们有红色的脑袋和细长身子
挤在黑暗的盒子里
等待盒子掀开,等待被擦燃的瞬间
照亮黑夜
或比白昼更亮一些

一百根火柴,我一根接一根
擦燃它们
让它们逼我的手指,发出疼痛的叫喊
让其中的一根

把余下的九十九根化成灰烬
——你看那火,烧红了我的脸

一百根火柴在盒子里做梦
它们梦见
三月的雨水不停,在梦中
它们手拉着手排成了望不到尽头的行刑队

当一百根火柴消失了踪影
我把自己装进空盒子
——你看啊
我有细长的身子,我也有红色的脑袋
2013.11

前世

文 / 陈先发

要逃,就干脆逃到蝴蝶的体内去
不必再咬着牙,打翻父母的阴谋和药汁
不必等到血都吐尽了。
要为敌,就干脆与整个人类为敌。
他哗地一下就脱掉了蘸墨的青袍
脱掉了一层皮
脱掉了内心朝飞暮卷的长亭短亭。
脱掉了云和水
这情节确实令人震惊:他如此轻易地
又脱掉了自己的骨头!
我无限眷恋的最后一幕是:他们纵身一跃
在枝头等了亿年的蝴蝶浑身一颤
暗叫道:来了!
这一夜明月低于屋檐
碧溪潮生两岸

只有一句尚未忘记
她忍住百感交集的泪水
把左翅朝下压了压,往前一伸
说:梁兄,请了
请了——





《世》150cmx150cm 布面油画 2017 杨晓飞

风中的美人

文 / 李亚伟

活在上，你身轻如燕
要闭着眼睛去飞一座大山
而又飞不出自己的内心
迫使遥远的海上
一头大鱼撞不破水面

你张开黑发飞来飞去，一个危险的想法
正把你想到另一个地方
你太轻啦，飞到岛上
轻得无法肯定下来

有另一个轻浮的人，在梦中一心想死
这就是我，从山上飘下平原
轻得拿不定主意

光从上面下来

文 / 世宾

要相信这大地——疼和爱
像肉体一样盛开，绵绵不绝
要相信光，光从上面下来
从我们体内最柔软的地方
尊严地发放出来

大地盛放着万物——高处和低处
盛放着绵绵不绝的疼和爱
盛放着黑暗散发出来的光
——光从上面下来，一尘不染

那么远，又那么近
一点点，却笼罩着世界
光从上面下来，一尘不染
光把大地化成了光源
2015.1.24

大仓桥: 致恭敬

文 / 徐俊国

有一些鱼经过我, 我却叫不上它们的名字。
陌生是好的, 互不相识, 也互不亏欠。

一颗安静的心, 对得起红尘滚滚的生活,
干净的夜风, 对得起一条河蜿蜒向前的浑浊。

从桥上看, 北斗七星有些陈旧,
它正好可以低调, 不璀璨, 也不孤单。
月光也有稀薄的时刻,
但大仓桥依然明亮, 因为它古老。

你看, 风吹着有沧桑感的事物,
总是那么恭敬。

阳光铺满窗前

文 / 杨碧薇

我又闻到了那只鱼跃出深海
扎进云层, 翻搅起的蓝色海藻味
在极速摇晃的频率中, 射线
滑翔于甜腥与流离的句意

无论怎样, 三月是如约到来了
树林里那间堆满灰尘的屋子, 该清洗清洗了
一个人, 在黄昏的掌上行路
春风浩荡, 眼目空洞
意外的温暖随风浮沉
有些被拈走, 有些被浪费



《插图》100cmx100cm 布面油画 2017 杨碧薇

孤愤书

文 / 汤养宗

允许: 心事浩茫, 与菩萨聊天, 转世, 一错再错
不允许: 偏安一隅, 老是找不到床, 不合身, 憋屈
允许写下半篇文章便吐血而死
不允许看见日出便自认是赢家
允许: 死在你手里, 石沉江底, 一笔勾销
不允许: 一个人有三十六块国土, 却死无葬身之地
2015.6.23

小狗的痛流进高速公路

文 / 王顺健

我宁愿相信, 这只小狗
在梅观高速公路上睡着了
他抱着脑袋, 温顺地睡了
谁也不知道是真正的痛
让他睡去的

他在梦中仍然相信妈妈
会将他流在路上的肠子
肺和心脏捡起来还给他
妈妈还会将痛一点点舔尽的
那痛啊, 他从未有过
多么陌生
起先痛让他来不及舔一下伤口
就一下子呆住了
无法动弹
只让他眼看着
痛流了出来, 一块一块
痛染红了一地
而痛依然没完没了
直看得他双目闭上
他感到靠自己已无法超越
就屈从于痛带来的安详
将头深深地抱进怀里

事实上, 我驱车快速经过时

看到的是一条几乎干净的小狗
和一堆已被碾过的小小的脏器
在路上, 既像睡着了, 又像等待中
姿势朝着南下的方向
毛发在陌生的风中微微扬起
又轻轻落下

睡觉时, 一只舌头挂在窗口

文 / 老贺

睡觉时, 一只舌头挂在窗口
你的尖叫只能惊醒
夜行人, 与两三只诡异的小猫
如果是夏天
我们会怀念一条河流
有白色的小船从欲望的上游飘过
整个夜晚都在航行

我们在虚无里诞生 在虚无里老去
在虚无里风起云涌,
时间是红色的
花朵是酒国的粉黛
开满冉冉升起的明月后花园
今夜还是牵一牵手吧, 亲爱的
虽然我们早已忘记
但彼此并无仇恨

酒醒时, 另一只舌头挂在窗口
代表闲人免进, 或明镜高悬
还不明白吗, 寡人有疾
已黑白颠倒, 混淆视听
为了羽化梦蝶
大隐隐于诗,
第一次, 将酒色与情枝寄给远方的孤独的小镇

如果此时, 小镇的路口有棵大树
那就把舌头挂得再高些, 再远些, 面朝南方
并向未来所有的情人及其助手们宣布
从明天起,
无腿的人将出门远行
有嘴的人请停止歌唱



去年

文 / 陈鱼

去年的八月，我住在乡下
一个窗口和一棵窗外的石榴树
陪我度过一个出神的下午
零星的石榴和满树的叶子
晃动着，像晃动我
高出身体的头颅
那时阳光穿过窗子
抓住我的手。我背后却是黑暗
和因苍老与疾病躺倒的生母

八月的雨水蓄积着
堵塞我的胸脯
沉溺时，我不想打湿任何人
但我向下，向下
爱抚比我更深陷的头颅
当我年老，我会更悲悯，像我母亲
更像弄不出声音的厚土。而现在
我需要一场雨水和雷声抓住我的手
先将我提到止住哭泣的高度



铁匠

文 / 贾谬

师父为了帝国一辈子铸剑
把我们的性格砸进铁的轮廓

兄弟，历史一路往下
把你带进城市
穿过车水马龙的叫卖声
师父早就预言
城市的树荫是我们接头的地方
啄木鸟正向未来发送暗号

时间的大门闭得很紧
剑插进门缝
拔出来就成了史书
史书记载
师父为了帝国一辈子铸剑

兄弟，你经过一路迷津
漂满女妖的歌声
我也曾迷路
白马在雪地走失自己

历史沿着剑刃走过。兄弟
如今
师父在时间的外面打铁
树荫从天空落下
一日一下
锻造着清凉

水井巷

文 / 荣荣

上午十点的水井巷像一只被阳光转动的万花筒

“你们女人就喜欢零碎！
小手势 片言只语的温暖

点滴的记忆或片断”
现在是满巷子的藏饰

看上去真的很美！
这是日常里朴素 廉价的部分
这个外省女子在这里拼凑着
对于西北的理解

她不喜欢讨价还价
但必须忍痛割爱 在生活的另一面
“我喜欢零碎 你就是我绝望的零碎！”

流星纪事

文 / 祝凤鸣

有一次，丘岗夜色正浓，二月还未苏醒，
我踏着回家的羊肠小径，在山坡

白花花的梨树下，碰见邻村
疲惫的赤脚医生，面孔平和。

“刚从李湾回来，那个孩子怕是不行了。”
他说，药箱在他右肩闪着枣红的微光。

路边的灌丛越来越黑，细沙嗖嗖——
我们站在风中，谈起宅基，柳树，轮转的风水。

阴阳和天体在交割，无尽的秘密，使人声变冷，
“……生死由命。”这时，蓝光一闪，
话语声中，一群流星静静地布满天空；

还有一次，我和父亲走在冬月下，
旷野的一切仿佛在锡箔中颤抖。

脚下是隐形的尘土和古蟒的灰烬。
父亲拿着铁棒，问我：“你怕不怕？”

哦，我抬起头来，猎户星座在中天闪耀，
空中传来千秋的微响——

那无声垂落的，是流星，还是一道道蓝色的鞭影？



《福尔马林中的孩子》100cmx47cm 布面油画 2017 匡雅明

紫藤

文 / 路云

落叶在春天跑出光的速度，
转眼就变成
一条无声的恶狗，跟在你身后。
我沉迷的事物，
没一件逃脱形式的限制，
每一步都踩在时间的壳上，
每一步都是诅咒，
我啃过的桃子，石榴，
把体内的阳光转换成果汁。
陌生的神，你好，
谢谢你，把我从梅雨季节拉出来，
无限接近一根紫藤：
它守住小区的门头多年，
每年初夏，都会冲着我一阵狂吠。

那些熟悉或陌生的虫子

文 / 谢小青

在树林里，灌木丛中，它们随处可见
与我的童年为伍
偶尔也会上床，爬到我梦里
尤其萤火虫，一闪一闪
让黑暗露出破绽
我想成为它们中的一员
学习谋生之道与伪装术
我只能说，它们像我一样
微不足道，又独具匠心
它们与天籁相伴，而我们与声音混淆
一个诗人的声音，常常不在诗中
当我看见甲壳虫在忙碌
在繁殖精彩的故事，当我在风中
与这些小翅膀昆虫相遇
我是那样欣喜，并引以为荣

致秋天

文 / 郑单衣

垮就垮吧，秋天
没有谁可以动摇我

我的镰刀
悬在心头
没有谁可以使它不生锈

它明晃晃
有着更冷的意志
它带着我
渡过水银的河

渡过水银的河
它带着我
在发高烧的树林里徘徊

佝偻的正义像鱼刺
我卡在鱼刺上
举着我的镰刀倒退
我和整个秋天一起倒退

我望见了醉醺醺的鱼
总是醉醺醺的
我望见了秋天的军队和风
在塔尖上

我望见啊，再望见……
云是那更高的眺望者

不死，不死就是广泛的沉默
就是改造，洗头，高音喇叭
……
就是……
就是啊就是……

对于秋天，我只有愤怒、石头和铁
对于你，我只有纸和失眠



《废瓶》80cmx40cm 布面油画 2017 玲子

车过黄河

文 / 伊沙

列车正经过黄河
我正在厕所小便
我深知这不该
我 应该坐在窗前
或站在车门旁边
左手叉腰
右手作眉檐
眺望像个伟人
至少像个诗人
想点河上的事情
或历史的陈账
那时人们都在眺望
我在厕所里
时间很长
现在这时间属于我
我等了一天一夜
只一泡尿工夫
黄河已经流远

感化未遂

文 / 吕约

我被生活活埋的时候
有个瘦子总是连滚带爬及时赶到
像一个辞世多年的近亲
它站在坑边
唾沫横飞
动用多种失传已久的修辞手法
审判我, 羞辱我, 刺激我, 贿赂我
当然, 最终是为了让我站起来
不要装死

沙子塞住了我的牙缝
我抱着 250 块的保健枕头
嚼着沙子
嚼着每日 5g 的钙片
在乱石丛中

长出新的骨头

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在坑边演练一遍
今年, 它至今没有赶到
难道它开始装死
好让我感动地答应替它活着

在翼王路

文 / 董晓静

傍晚, 有人在翼王路杀鱼
杀完鱼
转身向大渡河撒网
翼王路和长安街不同
半夜进城的人在河边慢慢走
想着山中美景
他们从隧道进入这条短街
背对着河水打电话
许多翼王
就这么随流水远去
那些捕鱼者
在路灯下红着眼
棋盘上尸横遍野

天, 就要亮了

文 / 长篙

我听见在乌云翻滚的时候
有人说

天, 就要亮了

有人在梦里也这样说
寺庙里有人说
甚至那些躺在坟墓里的人也这样说

天, 就要亮了

看一个人在楼下锯木劈柴

文 / 法清

他在我楼下锯木劈柴
 脱掉的棉袄挂在树上
 他手握树干
 一只脚踏在方凳上踩紧树木
 躬腰一上一下拉动锯子
 他做得非常专注
 锯断的木段长短基本一致
 锯到一半左右他停下来
 吸一支烟，伸了伸腰
 然后接着干
 新鲜的锯末散发出树脂的香味
 在方凳边堆成一个小堆
 锯完以后他开始
 劈那些较粗的木段
 每一斧头都砍在想砍的地方
 一上午我看到他都在做这一件事情
 把粗细不一的树枝锯成段劈成柴火



《那些熟悉或陌生的日子》100cmx100cm 布面油画 2017 刘国文

荡漾

文 / 大卫

从额头到指尖，暂时还没有
 比你更美好的事物
 三千青丝，每一根都是我的
 和大海比荡漾，你显然更胜一筹
 亲，

百合不在的时辰
 我就是暮色里的那个村庄
 而孤独，不过是个只会摇着
 拨浪鼓的小小货郎
 我喜欢这命中注定的相遇
 你的眼神比天鹅更诱人
 这喜悦的早晨
 这狂欢的黄昏

没有比你再美丽的神
 积攒了多少年的高贵
 仿佛就是为了这一个小时的贱作准备
 你是我的女人，更像我的仇人
 不通过落日，我照样完成了一次辉煌的蹂躏

作恶者，诗人的劳作

文 / 曾纪虎

白箔般的夜空堆积大地
 一两个弯身作业的人是正常的
 闲暇时刻
 且着迷于样貌的自我凝视

正如要见证特殊的政治秩序
 在上帝之城，乘客们
 哦，在任一时期
 都害怕孤独于唯一

何草不黄

我们就是
 它的软躯壳的选民，软弱死者
 锻冶深藏不露的失明

施恩者如同长了翅膀的利器
 穿过图像
 漫游到子民的身边
 ——他的赠与箍紧人的喉咙

沉溺于肉体的亲密性的
 不一定是
 黎明前始能睡下的诗人
 作为大千世界中潜在的作恶者

他的想象的不稳定性——
 把人的目光放置在
 镜子里的矿物上面

如方山

文 / 邵风华

我目睹过如方山的黄昏
 当白昼的光像石块扔过竹林
 那样的一种宁静，根本
 不是像鸟鸣中的秋山
 而是星星们喧闹的课堂
 对于这样的宁静，我们已不习惯
 草地上无人理睬的牛粪
 趋近干涸的池塘中
 摇晃着菖蒲和芦苇，在白天
 我们都已经采折过：一种淳朴的装饰
 而现在，如方山再次来到我面前
 像地震来到熟悉的人中间
 或是睡梦中，一次无关生死的分别
 渐渐熟悉，但也足够吓人一跳
 其实我更可能想到的
 还是房屋后的那一阵风，其中
 夹杂着一群烟灰般的山鹊
 山居的生活还没有到来就已经消失



《养画·锈墨+3+撕+拼》(1)70cmx100cm 纸本 2017 吕宗平

一个只喜欢超级疯子的疯子

文 / 沈亦然

世界摇晃不安
 每一个人都捂住胸口说冷静冷静
 求生的本能
 让每一个人都回过头来质疑疯狂
 没有办法
 不是因为叛逆
 也不是因为生命早已活得毫无意义
 我才变成了那个疯子
 这是生命存在时就被命中注定的
 从0到1时就已呈现出来的样子
 只不过在被要求看完1后面的“爱-2”之后
 我才扭过身去感同身受
 鸭蛋身后-1的悲伤

筑模

文 / 赵四

你在我心中点亮了，整座庙宇的
 一千种明亮和令名
 灌注平等精神的合抱式建筑
 既拥抱夏季的光华，也拥抱
 未来的迷茫；无人知道
 它的建筑质料
 同时是水又是风，是火又是土
 是晨又是夜，是盐又是糖
 因而也无人知晓它将如何消散

它以巨数法则建成，人之苦辛
 劳作的漩涡已逝，平静如伊甸
 疆土的海滩上，偶尔
 有些人，如此刻的我
 看到它从地下到天上的存在：
 从微小字母到飞驰的星
 从莲花的内部到蒙恩的湿漉漉甜腥；

水面的地砖映着越界的绿世界
 照见不可见事物的青眉目
 从世界的两面，我们目睹
 一个个清晨那敞开的心在天边
 正打开闭合蚌贝里红霞满天的卓绝超凡

静女

文 / 张后

诗经里的静女
 绿肥红瘦，又种植了多少首小令

菊花正在地上腐烂
 傍晚的天空却越来越暗

十指相扣的情人
 流水中的浮游生物

月亮加深了池塘
 把谁的手伸进了雾里

我的爱人

文 / 不识北

我在人群中看到你
 就在你们学校门口
 你走在人群中
 我忽然发现你
 如此陌生
 就像所有人一样陌生
 如果你不是正在走向我
 是不是就会
 这样离开我

失重状态

文 / 翩然落梅

湖光潋滟，游客们
把沉重的肉体置放在船上
享受着飘荡的眩晕感
在房间
当我读到一种句子时
房子会向一侧
微微倾斜
怎么办呢？词语有轻有重
它们并不会均衡分布
如果我刻意想用
一堆废铁和石头来造一艘船
我要用什么
让它们处于失重状态
我需要很多类似于
水或空气的东西
融掉的冰块也行
我需要虚无，或一种气息
让星星长久在宇宙中做悬浮运动。



《养画·锈墨+3+撕+拼》(2) 80cmx80cm 纸本 2017 田原

悲哀也该成人了

文 / 严力

一拖就是多少年啊
那时候的死亡也长大了
大到悼词也能生儿育女了
一部分留在那年的我也长大了
尽管长成了一个被拦截的网址
但学会了翻墙翻栅栏
翻阅历史的沉冤

激情的长鸣没停过
长鸣上不断叠加着新鲜的花圈
但这远远不够表达对现实的质疑：
为什么霓虹灯下
整个世界的黑白可以互相祝酒
为什么每次我上街散步时
总能看见一些名叫遗忘的人
在广场上朗诵未来
2014.2

蓝

文 / 小蛮

你在我对面随意地坐着
在做什么我已经忘了
我看着你
你圆圆的脸
像我的孩子

我们一起把石头扔到河里的冰上
身体慢慢地热起来
你脱下棉袄放在地上
我看到了你的白衬衫

我让你把手指摊开
我发现一条纹路
与别人不一样
我把它当成一个秘密

我走后
我很忧伤
比三天还要多

他是否有着与我相同的愤怒与绝望
或者，他正在尝试着去理解
这里有着神的不为我们所知的苦心
2005

致庞大虚无

文 / 萧乾父

先生
鸟飞回了它的影子
而我听到了
骨头中的潮声破体而出
无数树叶啸聚于此
它们的灵魂像湖泊结满树梢。像鱼一样。像张开一样
我曾想像你一样作一个驯云的人
在那高高的冥想之中
让白云成为心中的羊群
风。成为一面灿烂的山坡

但你。会死去很长一段时间
就像我们的父亲

我宁愿看到的是一堆灰烬

文 / 泉子

这个七十来斤仿佛装着枯枝的皮袋子
是那个魁伟的一百六十斤的身体的延续吗
这个嘴角上挂满口水，甚至无法分辨自己的名字的人
是那个睿智、果断的中年人的延续吗
这个任由女医生扒光他的裤子
在他的生殖器上更换尿管而面无表情的人
(哦，他未成年，但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女儿正站在他的对面)
是那个视尊严如生命的男人的延续吗
不，我宁愿相信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部分
我宁愿看到的是一堆灰烬
甚至，我宁愿看到的是一个被车轮碾成的肉团
是的，我依然相信生命短暂，而灵魂不死
那么，此刻他的灵魂一定在俯视他曾经
甚至在此刻依然归在他名下的丑陋的肉身

福尔马林中的孩子

文 / 姚风

在病理室
看见你坐在福尔马林中
冰冷，浮肿，苍白
却没有腐烂的自由
嘴唇微微张开
还在呼唤第一声啼哭
紧攥的小手
抓住的只有自己的指纹

你没有腐烂的自由
你让我对生活感到满足
呵，自由，腐烂的自由
我毕竟拥有



《窗区远眺》120cmx90cm 布面油画 2014-2015 丁振东

